

鼓陣



鼓手文叢

1. 潘友來小說集

\$ 2.00

2. 何榮良詩集「蛭雪」

\$ 2.50

3. 李衆德漢英辭文

「有冇搞錯」第一冊

\$ 2.20

郵購處：

Puah You Lai

3 Jalan 19/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鼓陣



鼓手文藝2・鼓陣

目錄

論述

方言詩可以寫嗎？

過渡與出發

現代詩所觸及的悲劇性

衣袂飄飄，匆匆行色

■ 葉嘯 ■

一

■ 荒漠 ■

六

■ 梁紀元 ■

十一

■ 葉嘯 ■

十九

散文

梁紀元散文兩篇

員外

在河畔的遐想

煙味的聲族

獨白集

奈何集

■ 梁紀元 ■

廿二

■ 溫任平 ■

廿六

■ 魯莽 ■

廿七

■ 刃貝 ■

卅二

■ 陳蝶 ■

卅四

■ 陳蝶 ■

卅六

詩

知識份子與過敏症

采多散文兩篇

因為這裏的陽光

走在路上

相遇又相知

感情篇

四節·心底變奏

蹠

豪情

結

子凡詩六首

自由·詩人

我相信我自己

碰

風客詩兩首

采多詩兩首

單子

采多

川草

葉瓦

張宇川

葉嘯

亦筆

卅八

四一

四四

四八

五十

五二

五三

亦筆

周喚

沙禽

子凡

秋吟

林煥彰

張宇川

風客

采多

六一

六四

六六

六八

七四

七六

七七

七九

八二

不安的夜
日子

■ 潘天生 ■
■ 樞凡 ■

八五
八七

小說

回家路
廋離者
受辱者
唐僧和西牆

■ 潘友來 ■
■ 張瑞星 ■
■ 李 鞏 ■
■ 商晚筠 ■

八八
一〇一
一〇四
一〇八

訪問

商晚筠帶着小說回來了

■ 潘友來 ■

一二二

漫畫

■ 洪 古 ■

一二八

鼓聲

■ 編委會 ■

一三三

方言詩可以寫嗎？

葉嘯

——從向陽的詩談起

「笠詩刊」第七十二期以及七十四期，各刊有向陽的組詩「家譜」，那是「血親篇」的四首：「阿公的煙炊」、「阿媽的目屎」、「阿爹的飯包」、「阿母的頸靈」；以及「姻親篇」的兩首：「愛變把戲的阿舅」、「落魄江湖的姑丈」。

閱完「家譜」，著實令我大感驚愕，因為整首詩，向陽竟是以台灣的閩南語寫成，像以下的詩句：（節錄）

自從細漢開始

阿舅時常來阮厝，陪阮

出去：放煙火、抓草螟、灌大猴

有一天，后山仔潭大水

阿母叫阮不好四處去，叫阮

乖乖地看阿舅變把戲

——（愛變把戲的阿舅）

阿姑透早就來

找阮阿爹，一面哭一面啼

阮問阿母啥代誌

原來爲著姑丈昨暝偷偷走出去

——（落魄江湖的姑丈）

阿媽最愛流目屎

歡喜也流艱苦也流

看到細漢的阮跌倒

伊也流

——（阿媽的目屎）

其中的「細漢」、「阮厝」、「后山仔」、「潭大水」、「透早」、「啥代誌」、「昨暝」、「流目屎」、「艱苦」等皆純粹是屬於台灣人所講的閩南話，對閩南話一竅不通的讀者恐怕無法接受向陽的這首組詩了。

以方言入詩，並不是沒有人嘗試過，但那祇是無意的實用，不像向陽的刻意構造與加工。閱後「家譜」使我對方言詩頗感興趣，每每翻閱台灣的現代詩集，總細心留意方言在詩中的出現。然而，我發覺現時的台灣詩壇寫方言詩的人並不多，除了提倡鄉土白話詩的「笠詩刊」、「草根」上略見一二首外，其他詩人對於方言在詩中的運用似不多見。

我原想進一步審察向陽的其他詩作，可惜手頭上沒有他的著作。祇知道向陽亦即林淇濤

，著有「銀杏的仰望」一書。

去年馬六甲公教中學的油印刊物「咖啡座」籌備出版時，荒漢來信要我爲他寫篇論述。由於當時自己的工作繁重，撥不出時間寫一篇較像樣的嚴肅論評，加上本身才疏學淺，發表不了甚麼精闢高論，祇好簡略的針對「方言詩」問題提出淺率的膚見，希望引起有識之士參予探討。我和文友私下雖對這個問題經過幾次的討論，但意見各異，莫衷一是，大家各有各的看法。

其實我並非想剖析向陽的方言詩，我更感興趣的問題是，萬一馬華詩壇也出現了類似的閩南方言詩，或是一些「咩事」、「點解」、「有冇搞錯」、「咁樣」、「搞掂」之類的廣東方言詩，這是否值得驚異（或憂慮）的事？如果有人這麼做，會否就此替馬華詩壇開創出另一番的風貌？

在台灣，現代小說及現代散文已有鄉土方言的前例，如今方言詩的出現，已不足爲奇；在馬華文壇，散文方面，雅蒙和邁克在他們的若干篇章裏即出現不少廣東方言，而方言詩的出現，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台灣文壇此時正流行談論鄉土文學，愈來愈多人極力抨擊虛無、晦澀的現代詩，他們要求現代詩表現真實感，反映生活，並且強調民族性；而新銳詩人亦以平實、誠摯的態度寫了不少面貌明朗、風調清爽的白話詩。「新生代」詩人如陳芳明、辛牧、林煥彰、白萩、趙天儀、拾虹、高上秦、巫永福、陳秀喜等，即以最平易近俗的語言來寫詩。他們相信，這樣將能更接近現實生活的核心：「我們寫詩，還是口語用的多些好，比較能表現口常生活，作品

也比較含有生命感，真實感……」（巫永福語）。

以方言入詩，趙天儀並不反對。他表示：「現代詩的語言，如果還是要對萬物命名的話，國語還是不够使用時，用一些方言入詩，使方言與國語結合，也許更能產生創作力量。」（見笠詩刊第八十一期「現代詩的批評座談記錄」）作者按：「國語」是指台灣的國語；卽漢語。

除了向陽的「家譜」，我最近在「草根」第十七期讀到另一首風信子的方言詩「阿公的等路」：（節錄）

每遍阿公下山

手里總是捻着 沈重的等路

乾瘦的身軀 宛然風中的蘆葦

在落日的街頭 遠遠近近

「阿公啊，來啊——」

阿公啊，來啊——」

在街上玩紙牌的我衝入門

向着忙碌於炒菜的阿母大聲叫

若論方言融入漢語的洗鍊功夫，風信子顯然比向陽遜色得多，方言的風味亦稍嫌平淡。可見，方言詩若非細心的營造，將會輕易地流入薄弱的局面。

另外，「草根」第十八期，亦刊有一首秦雅（邱豐松）的方言詩「咻噏」。詩甚長，節

奏急速，整首詩成功地刻劃出計程司機的生活片段。據說，這首「咻喻」曾在「草根之夜」的現代詩朗誦會中以閩南語朗誦，效果頗佳。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以閩南語入詩，再以閩南語朗誦，可倍感親切和真實；無形中，亦使詩的意境融合了民俗的意味，增添了「股鄉土氣息」。方言詩，有望替現代詩拓展一個新的天地，倒是值得嘗試的。

祇不過，如趙天儀所說，方言使用於詩要有選擇性，不是每一句方言皆能入詩。

譬如以粵語入詩，有人寫出「你行先」的句子，肯定是不合中文文法的。但粵語「你先去」的通俗講法的確是「你行先」，而不是「你先行」。寫方言詩，往往可能爲了達到更傳神生動的效果，而不惜將中文句法顛倒使用。

假如中國的每一省籍的宗族皆從本身的方言入詩的話，一些原本是「沒有文字的語言」的方言，都將假借中國文字而加以融合。如此一來，必定造成中文詞句結構的混亂，同時亦破壞了詩壇的秩序條理。詩壇上充斥的，可能就是一些不倫不類，莫明其妙的「方言詩」，這確是值得坦慮的。

不過，文學貴乎創新，若非逞一時之興，祇要是誠心一意地爲現代詩另創新形式，方言詩亦不妨嘗試，甚至於鼓勵。當然，詩人得做好遭受挫折的心理準備。然而，在未嘗試之前，即做必定失敗的定奪或存有失敗的恐懼，這就不是一個作者所應有的寫作態度了。

方言詩可寫與否？倒是值得探求尋思的文學課題，冀望有人能作更深入的通盤探討！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日補述

過渡與出發

荒漠

——評潘友來兩篇小說(一)

① 過渡

潘友來的文字是平淡且樸實的，很少斟酌詞句再過份的加以雕琢，只以其愛心與關懷爲出發的主線，引向現實社會裡小人物的悲哀與歡樂。

然而有些作品卻忽略了表現技巧，好像以鄉村生活爲內容的「愛心」，單調且乏味的敘述，只能算是現實感觸的記錄而已。如果要探討潘友來小說創作境域，我們就得論及其早期的「過渡」，真情流露與表現技巧兼備，也是其自愛心與關懷出發的成果。

「過渡」的情節結構簡單，寫的是農曆新年的渡輪上，兒子們因爲不願與老父共渡佳節，便找個藉口送往醫院而擺脫他。潘友來開始時寫老人喋喋不休地敘說往事，卻發覺「孩子們都離開座車到船頭的甲板上吹風了」，接下一句：「怎麼這樣矇然不覺的」，就隱隱暗喻出老人已漸漸被兒子們所遺棄。再寫老人「無力的雙眼不知還看得到遠處爆散的煙花嗎？鬆垂的耳朵也不知還有聽到遠處有幾聲爆竹聲嗎？」，更使我們感到老人年老的悲哀處境。將雙眼比擬爲「無力」、耳朵比擬爲「鬆垂」，都應該是別有用心，我們無法不聯想

到「無力」且「鬆垂」的生命，而這生命連象徵快樂的「爆竹」與「煙花」都不能感受，老人的晚年竟如「每晚乾瞪着雙眼讓夜色過去」一樣，更是無奈與寂寞的寫照。然而潘友來繼續描談寫，冷靜且客觀地敘述這些辛酸，而不是強烈的激情迸發，因此所引發的也只限於內心輕微的撞擊。

潘友來接着描摹出孫女阿芳這個重要角色，以一句「小孩子不會把夢境隱藏」先指出她的純真與坦率。年老的孤獨與寂寞，形成老人對過去的追求，也由於某種自艾自憐的心理作用，不時愛於兒子面前提起那段日子。然而兒子們的生活與地位已與過去迥然不同，「最討厭有人提起以前，他視為下賤的身世」，也只有幼稚無知的小孫女「抱着祖父的背，只望着。無知。關懷。」至此小孫女的介入，已已帶着相關性的嘲諷。透過潘友來的筆觸，我們看到純真與虛偽，關懷與冷漠的對比，無形間孤立起老人的形象，讓我們對兒子的嘴臉愈發反感。

「以前小小暗暗的燈火都變成又大又美麗的燈光了。以前矮矮小小不引人注意的小木屋，現在全都是高高的紅毛樓了：看看你們，以前小小的，現在都這麼大了，爸卻已經這樣老了——」

這段文字是整篇作品的重心，自老人的感嘆裡連串起過去和現在的變遷，也是強烈的今昔之比。這些變遷不但是社會面貌的變遷更是老人命運的變遷，我們且覺察到所謂孝道精神，已於物質文明進展間被扭曲其形。至最後老人「陷入陰深深的陣式裡，失去一切掙扎的能力——」，也只得接受兒子們所擺佈的「冷冷的沒有人性的佈局」，更見潘友來於情節安排

的極具匠心。

尾聲時潘友來寫「大兒子在傳統的快樂的日子的路上馳駛，這麼夜了，紅燈也闖過去了」，所謂紅燈可能是指傳統的養老觀念，接着「在夜色中匆匆趕着，匆匆趕着一項計劃的完成」，昧着良心將老父送往醫院，竟是潘友來筆下「一項計劃的完成」，我們就不得不承認其處理這個反諷的高明了。

兩代間的距離欲如何過渡，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癥結。現實社會裡還有許多悲憫的的笑紋，許多委屈的眼神，潘友來的作品即以愛心與關懷為主線，應該努力去探索再剖析，出發再出發！

② 失

潘友來曾經寫過「魂散」，刻劃了十年不會激烈運動，只懂得讀書以爭取學位的之士，寫他乍見狗頭被車輾碎時，不由驚散了魂而告精神崩潰。由於構思不夠嚴密，潘友來處理的精神崩潰段落難叫我們折服，對文憑至上觀念的抨擊也顯得薄弱無力。

潘友來於兩年後再交出「失」(二)，不再只是寫文憑制度的犧牲者，更側重的是現實與夢想間的缺乏妥協。「夢」成了貫穿整篇作品的明喻性象徵，是父親吉寧叔叔潛意識的知書妄想，也是兒子改變貧窮生活的期望，但是現實壓迫下兩人都遭受了「失」。整篇作品的結構顯然更為緊湊，張力亦強，潘友來表現技巧的躍進，無疑已使我們為之振奮。

我們且先分析潘友來筆下的兩個人物：父親吉寧叔叔與兒子威儂。父親吉寧叔叔小時失

學及遭受的嘲弄，亦是潛意識裡的知書妄想，促使他成家後的宏願是：「一定要把孩子養教得能光宗耀祖」，也由於威儀比較聰明，便讓其他弟妹停學來維持威儀的求學，好補償自己現實裡的失望。可是他又不禁「悄悄味着良心不去想，逃避這一切責任、歉疚」，是種矛盾且躊躇的心情。

反觀承担所有寄望的威儀，無法改變事實只得強迫自己爭取好成績。這也使他看出「人有的活在期待中，有的活着爲滿足別人的慾望；前者是他父親，後者他覺得像自己」。因此他付出的代價是對別人放棄自己的個性，那包括他所喜歡的文學與繪畫。

潘友來寫到「父親的臉神，父親的希望，父親的哀樂，是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改變自己的。是間接把舵着他生命方向的人」時，使我們清晰地覺察到「生活的環境把一個有自己理想的少年曲形成沒有方向，垂着頭循着被安排必需走的路的迷失青年」。

我們再回到潘友來的表現技巧而論。整篇作品所側重的既然是夢想與現實間的衝突，潘友來所顯露的弧角便自「噩夢」劃出。開始時威儀夢見搶看成績而跌落深淵，已明喻出其夢想的失。果然他因一科主修科會考失敗，而早時自工場跌傷「又是一個劇變」，是「現實社會那股無聲無形的力量，是多麼冷酷地把人類玩弄在掌上」。依循着這些預兆才進入夢想的失，潘友來無形間將現實的殘酷引入晦冥色彩，彷彿從中操縱的是命運的手掌，亦讓我們覺得難以突破命運的阻壓。就表現技巧而言，其氣勢上固然已趨向更具感染性的張力，至於內涵方面涉及宿命觀點，是否認同就不在本文討論內了。

結束時吉宁叔叔夢見自己的幾個兒子持刀破他，拾起斷手斷腳說要多隻手脚求生，與開

始時威儂的噩夢前呼後應，不過潛友來處理結束的夢顯然更見功力，很近乎震撼的力量呈露，且襯托出吉宁叔叔的失望與內疚。緊接着寫吉宁叔叔醒來把小兒子擁入懷裡，「喊着威良威良：『淚水奪眶而出，濕散在父子兩人臉上一大片！』」是種夢醒後的蒼涼，亦是言有盡而意無窮，其對文字的控制顯然已達洗煉了。

無可諱言潛友來過去創作的水準不均衡，造成其首本結集的缺陷。從「雨下一滴滴」到「失」並不是段很長的創作歷程，我們渴望見到繼「失」以後的分水嶺，潛友來應該刻意求進，開拓其小說創作的新境域才是！

19—1—78馬六甲。

附註：

(一) 潛友來小說集，一九七七年七月出版，鼓手文叢1。內收作品九篇，試選自認優秀兩篇「過渡」與「失」加以評介。

(二) 「魂散」發表於一九七五年，讀者文藝版。「失」發表於一九七七年第二九期「蕉風」。

現代詩所觸及的悲劇性

梁紀元

淺析零點零的「瘋人院」

對於某些人來說，尤其是某些不求堪解的門外漢，「現代詩」是難懂的，甚至晦澀，其實「看」一首現代詩，問題不在懂與不懂，而是在於你能感受多少，體會多少？看一首現代詩，最主要的是「欣賞」，你能看懂而不能欣賞，最終仍然激不起你對現代詩的興趣。「懂」只是文字表面的極限，你若不能深入詩裏面的世界和意境，對作爲一個現代詩的讀者來說，你仍然是無知和貧瘠的。

有人用我們大家皆感到熟悉和親切的文字寫成一首詩，而我們竟然看不懂，那不是一件很悲哀和痛苦的事情？對「詩人」來說這是一種悲哀，對「讀者」來說這是一種不幸！我們爲甚麼會看不懂？也許是大家皆沒有嘗試過去了解，隨着「第一次」的不懂後，就開始拒絕和排斥之（現代詩）。

無可否認，許多「現代詩」並不是一拿起來看就懂，必須不斷的嘗試，不斷的深入，直到你身入其間；直到你走進詩裏的意境，你才會欣賞到現代詩的博大精深，無論是意境，結構、聲調、音韻、詞藻都有其價值的一面，並不是粗淺到只是「晦澀」和「難懂」這些字眼，若用這等字眼來看現代詩，你只不過在暴露你的貧瘠和無知而已，不值識者一笑！

且讓我們來看看零點零的「瘋人院」，這是一首意境極其深遠的現代詩，值得我們一讀再讀。先將原詩抄錄在左，以便細讀和欣賞。

我們沒有背景音樂

沒有主題曲

這裡他們說：陋巷

狠狠地踩熄

我們希望的烟蒂

那孩子用失眠的眼神

敲打着每一家的窗戶

那孩子說他老了

低低戴起一頂草帽

稱自己是神

於是每一個星期天上午

誰也不會去敲响鐘聲

就讓黃昏歇在籠芭上

獨自去晒他軟軟的昔日

（而晚餐可又是馬鈴薯色的日子
長針短針爬遍守院人的顏面）

於是等石塊們的夢

以及鐵欄干他們的藝語
都瘦的像一根牙籤了

夏日啊

什麼時候是明天

什麼時候是白雲不再飄蕩的日子？

（我們祈禱

我們什麼也沒有得着）

夏日啊

誰沒有名字

誰就是雲？

（選自蕉風月刊2022期）

詩人零點零用一種冷漠而又近乎殘酷的眼神來看瘋子，整首詩裏展現的每個神態和意境，成功的把瘋子的形象勾畫得栩栩如生。詩人在不開心的冷漠裏注入了他豐富的感情，令人

深深同情瘋子的悲哀和不幸。在人生的舞台上，瘋子們只是一羣讓人忽略的角色，在扮演着他們悲哀的一生，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存在。

「我們沒有背景音樂／沒有主題曲」，對一個瘋子來說，什麼是背景音樂？什麼是主題曲？每一個正常的人都會有自己的家庭背景，自己獨立的人生觀、理想和志願。這都是最起碼的「背景音樂」，但是這些背景音樂（詩人話）對瘋子來說，簡直就不存在。

在瘋人院里，瘋子如是的訴苦：「我們沒有背景音樂／沒有主題曲」。令人感到可笑復悲哀的是，被關在瘋人院里的一羣子們，還會有何「背景音樂」可言，他們連主題曲都談不上，何來什麼背景音樂？這是詩人代他們（瘋子）發出的第一聲，語調悲涼！

接着的三行詩句是一種無聲控訴和吶喊：「這裡他們說：陋巷／狠狠地踩熄／我們希望的烟蒂」。把瘋子的「希望」比喻為烟蒂，這是一絕，令人激賞！烟蒂是人們拋棄之物（含有被世人遺棄之意），它本身的火光已頻臨熄滅邊緣，就算不被「狠狠的踩熄，它本身也會無望的熄去」。

況且地點又是一個陋巷。「陋巷」一詞更點盡了瘋子的貧瘠和悲哀。在日常生活裏，我們時常會看到踩熄烟蒂的動作，有些人只是輕輕踩一下，有些人踩熄烟蒂後，還要「狠狠地」地旋轉數下，直到烟蒂成稀爛為止。這些生活上的一點小動作，詩人很成功的把它引進他的詩句裡，成了瘋子們的一種控訴。

第二節詩人很生地鉤出了瘋子的某一些形態和動作，讓這一節詩，有需運用一點聯想及想像力，事前我們必須先想像一名瘋子所會有的神態與動作，只有循着這條路線，你才能很

自然的走入詩裏的境界，並且產生共鳴。

「那孩子用失眠的眼神，敲打着每一家的窗戶」，那「孩子」即指瘋人院裏某個瘋子，詩人嘗試用這個孩子來塑造瘋子的形象「失眠的眼神」應該是每個瘋子給人的第一個最普遍印象。詩人以一句「失眠的眼神」即成功的捕捉到了瘋子的神態；「瘋」的感覺逐很強烈的在這名孩子身上產生，並且感染給我們。

「失眠的眼神」這一行詩句構成了一幅靜寂的畫面，令人聯想及瘋子深沉的神態，並且產生一種恐懼感；而「敲打」兩字却是「動」的帶有音響效果。「敲打」兩字用的相當好，令人聯想及瘋子的語無亂次及恐怖叫喊。這兩行詩句，一靜一動，完全表達了瘋子的神態與動作，跟着的三行詩句：「那孩子說們老了／低低戴起一頂草帽／稱自己是神」。讀至這三句，瘋子的姿勢和形態活躍紙上，「那孩子說他老了」語調冰涼和感人，「草帽」一句應該是瘋子用雙手壓在頭髮上，却自稱自己在戴帽的一個瘋態，那孩子的瘋言瘋語只有他的同類（瘋子）能「欣賞」和「認同」，但是，換作是一個正常的人來看，那孩子不是個「瘋子」還會是什麼？最令人感到這名孩子的瘋言十足的是他竟「稱自己是神」，在瘋子的世界裏，他本身不是神，他應該是什麼？瘋子的神態被詩人塑造得活靈活現，讀這一節詩句猶如置身在一座瘋人院裏，這是全詩最好的一節，從這一節開始，主題也明朗的浮現出來。

瘋子不懂得上教堂也不會做禮拜，他本身稱自己是「神」，他們沒有宗教和信仰，所以詩人如是告訴我們「於是每一個星期天上午／誰也不會去敲响鐘聲／就讓黃昏歇在籬芭上／獨自去晒他軟軟的昔日」。黃昏歇在籬芭上，寫盡瘋人院的與世隔絕，一座瘋人院把他們全

部的希望給吞噎了。「黃昏」是屬於籬芭外的大同世界，在瘋人院里何來晨昏？瘋子們的意識裏根本就沒有時間的存在，所以「黃昏歇在籬芭上」，世人眼中的黃昏與他們（瘋子）無緣。「獨自去晒他軟軟的昔日」是一句令人激賞的佳句，尤其是「軟軟」一詞用得極其傳神，可圈可點，「軟軟的昔日」，不正是瘋子的最佳寫照嗎？對於本身的過去，瘋子們全是一無所知的，他們自進入了瘋人院後，再也記不起自己的昔日，「軟軟」一詞很恰當的襯托出瘋子對自己過去的種種一無所知，這幾行詩句把瘋子的形象寫得栩栩如生，詩人在為瘋子塗像這方面是極其成功的。

瘋子的內心世界是極其單調，無論是哪一件東西所給予他們的印象，皆是翻版了又再翻版的舊品。「而晚餐可又是馬鈴薯色的日子」這一句令人強烈感覺到瘋子生活色彩的單調，在他們的印象裏，也許就只有一種顏色而已！「長針短針爬過守院人的顏面」瘋子也沒有時間的感受，時間滴答的消失只對守院人起着心悸作用，長針短針爬過守院人的顏面，也增添了年輪和皺紋。一個正常人對時光的飛逝和感受，是極其強烈的，詩人用守院人來襯托瘋子對日夜的一無所知，淡淡的一句帶過，輕盈的就像時間的脚步，叫人如此無奈！在詩人的潛意識裏，也許有為瘋人感到幸福的意念，至少，瘋子不必受到時光的沖擊，更無需心悸的看着長針短針爬過顏面。人間的生老病死，已不復存生，瘋子們對這些已一無所知，他們活在自己的世界裏，他們的整個世界就是一座世人唾棄的瘋人院。

這首詩進入第四節，已是「腔悲歌在震撼着我們了。在淡淡的詩句裏湧現出無盡的悲涼。石塊、鐵欄干、牙籤和瘋子已意象化，且濃縮成一個破碎的整體，這個破碎的形象便是瘋

子本身的寫照。

「於是等石塊們的夢／以及鐵欄干他們的藝語／都瘦得像一根牙籤了」，石塊令人聯想到牆，瘋子們就被高大的圍牆困守在瘋人院裏，與世隔絕，鐵欄干點出了瘋子有限的自由，瘋子的「夢」脆弱的像牙籤，一折就斷。從石塊到鐵欄干到牙籤，都是寫瘋子一連串交錯的身影，三種叫人不能忍受的破滅過程，而瘋子就只能擁有這種生活和夢。到「都瘦得像一根牙籤了」這一句，實在令人不忍卒讀，瘋子破滅的形象及其悲劇的一生赤裸裸的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每一個人都有明天，「明天」是美麗和充滿希望的，但是瘋子的「明天」在那裡？詩人以「夏日啊／什麼時候是明天／什麼時候是白雲不再飄蕩的日子？」來寫瘋子，代他們發出痛苦的呼聲，令人寄予深切的同情。

「我們祈禱／我們什麼也沒有得着」這是瘋子的沉痛抗議，與前幾行詩句一氣呵成且互相呼應。

最後一節是瘋子在作某種自問自答式的自我嘲解，詩人極沉重的寫下：「夏日啊／誰沒有名字／誰就是雲？」來做一種無奈的完結。「雲」在這節詩句裏可以詮釋為「瘋子」，瘋子何來名字，「瘋子」即是他們的名字，因此詩人以「誰沒名字／誰就是雲？」作為結束語。詩人用「雲」來為瘋子塑像，這是一個大胆的賞試。雲是白色的，暗指瘋子的貧瘠和一無所知，雲也是變化無常的，指瘋子的語無亂次，詩人以「雲」來比喻瘋子，大胆而又無比恰當。

瘋子的面貌在整首詩中，若隱若現的不斷呈現，但又不斷的被摧毀，全詩寫來，似不帶一點情感，在平靜的詩句中卻又洶湧着起伏不停的浪潮，悲涼瀰漫全詩。

如果不是用心去細讀，實在不容易去領略詩句裏一個又一個不同的意境。你會懂，但你不會欣賞這首詩。詩人所苦心營造的心血也等同虛費了。

衣袂飄飄，匆匆行色

葉嘯

讀梁紀元的散文

想起你說：「活在沒有散文的世界裏，生活彷彿像隻孤魂野鬼，如是淒清。但願聖誕節前夕，散文會復活，趕得及過一個聖善夜……」聖誕節的前一天，你果然給了我「一個節日」，你半年來的第一篇散文。

每每讀及你的散文，我總會看到一個衣袂飄飄，風塵僕僕，經過數千哩路的行色匆匆青年。看着這篇「一個節日」，再想起閱過你的「月圓」，至今還懷念你筆下那滿土月色，馬車夫揚着鞭馬兒嘶鳴的泰北喃邦，以及那略帶土氣問馬來西亞有沒有月亮的職業拳手。唯一淒愴却又美麗激情的是你回答他的那句話：「有，比泰國的更圓」這一股思鄉情緒，這一股愛國意識，貫徹你多數散文的脈絡，清晰可見。

真的，節日對一個異鄉遊子，委實是奢侈得難以承担之感傷，所以你說：「我們都應該遺忘，遺忘所有的節日」然而，怎遺忘得了？圓月不但圓在馬來西亞，也圓在你處身的泰北喃邦；因此每當你抬頭望月，看到的，總是祖國的圓月，熟悉而親切，美麗而令人神傷。

事隔三年，你從泰北回到祖國，在小小的八打彝，對於節日，却還是免不了那份敏銳的感觸。

儘管你說：「生命並不全屬於節日」，可是，你却不得不承認「生命在節日裏，做着有節奏的跳動，輕輕敲打遠古的傳說。」

所以，不管是白色的聖誕或紅色的農曆年，都在我們的生命裏激起浪花疊疊。尤其是大紅的農曆年，那一片喜悅開朗的大紅色澤，總叫我想起胡菊人在「紅彤彤的中國」裏說過的：「要全心全意的渴想那種傳統的色澤，因為，它給了我們喜悅，給了我們和平，以及人生之泉」。然而我想，不止是因為傳統的色澤，更重要的是，我們的身體裏，流着的是這傲人鮮紅血液，不止是中國，也是全人類的，我們都祇屬於一種色澤——紅。

所以，戰爭和騷亂是沒什麼必要的，每個人身上湧出的都是一片紅，然後匯成一座洶湧的大海，澎湃千古，澎湃着整個歷史。縱使是膚色不同，但有什麼關係呢，我們流出的血，都是一樣的紅呵！

紅的意義原本是歡樂的，像你記憶裏的爆竹紅，令人喜悅，令人振奮。雖然這兒已多年不見爆竹紅，但我們永遠熟悉。可是，當我讀到你的「一片水聲」時，心裏不免一陣抽搐和難過。癱瘓的曼谷，在歡樂的節日背後，竟是滿城的塵埃，有着如此多的動盪和不安！

你說：「我們在大馬吃午夜飯，穿峇廸衣，是否能觸摸到曼谷政治上的紛紛擾擾，局勢的風雲色變？」所以，你認為：「大馬的詩人實在應該去透視這個動盪的年代，七十年代的馬來西亞該有能觸摸時代動盪的詩人。」

其實何止是詩人？每一個作者，在感時恨別的當兒，也應該透視整個人類和時代。可是事實上有這種胸志和感悟的作者並不多，很多人祇願倨在一角，望着井口悲鳴他

的淒淒哀音，孤絕且蒼涼，在這背後，却又不能有點激情和覺悟，「從私情擴至博情」（何榮良語）

因此，我羨慕你，你走過步過數千哩的雲和路，「從國內到國外，從一座城到另一座城」，如你說「我宛若一匹馬，四蹄如飛，我的嘶鳴是一種存在和掙扎，從一座驛站到另一座驛站，我不停的寫着自己的名字。廿三年，我的包袱一如匆匆山色……」你走過，也看過許多水深火熱的生活，這些苦難，這些人，不管是在曼谷，在泰北，在馬來西亞……都強烈的震撼着你的心靈。很偏愛你的一段文句：「我的睡眠如一隻螢火蟲，試圖照亮陽光下生活的痕跡和汗水。」

因此，你的散文，總也像你的行色，在飛馳和匆匆之間，隱透着幾許生活的苦難和憐憫。然而，在青春的跳躍和召喚中，你當然也會行吟一些美麗的音調。

你的「聽雨」就輕盈得像一首夜曲，輕輕柔柔，當我唸到「聽雨聽雨，滿山皆响，在樹樹之間盡有許多靈氣和神韻……」

「聽雨呵聽雨，我已置身在山水之外，放眼世界，只有雨聲，沒有槍聲，烽火已熄滅，整個世界在雨聲中變得平靜和柔美起來……」

我整個人已為這美麗的雨聲所震懾。

還有「風動」、「蛋香和奶香」，都是令人耳醉目迷的佳構。

你是馬華文壇上出色的散文作者之一，期望你不好放棄你的散文創作，等待着讀你的更多更佳作品。

一九七八年一月三日

梁紀元散文兩篇

1 冰涼的蟬音

打完最後「圈麻將，大家都禁不住呼出一口氣，紊亂的歇下。幾個晚上，睡眠一直被我們狠狠的捏成一種冰涼的蟬音，放在手中播唱……。

小城和夜就如是的在我們手中亮着，挾着一陣蟬音，由淡變濃，又由濃轉淡，不間斷的在我們身上遊走。

於數天前來到這座小漁莊，我們的落腳只屬過客性質，就像一隻來自遠方的夜鳥，銜着迴然的星光和月色，在風裡窺着這個陌生的小城。長期呼吸慣繁華的我們，始終壓制不住那一股冉冉上升的喧嘩，我們逐築起四方城，開始雀戰，以期驅逐緊緊包圍而來的孤寂，緩和身處異地的觸覺。

結束了牌局，大家皆把頸項擱在椅背上，伸直雙腿，以一種蟬眼和蟬音在窺探對方的倦態。一陣陣緊隨而來的呵吹頻頻拉緊越來越濃的夜色，大家推開桌椅，不約而同的起身，走出屋外。

環視大地，一片霧水如銀，空氣清冷而略帶潮濕。整座城鎮的動靜早已熄去，一如我們踩在地上的烟蒂。走在街上，你可以看見許多鼾聲柔柔的亮着，遠遠近近地從每個窗戶透出

。一條街道，兩排街燈，盡在一團冷霧裏。

凌晨三點，我們的車子在飛馳，時速八十英里，整條柏油路盡是冷冷的風聲和稻濤。車子割破沉寂，一路飛馳而去。在這個凌晨，醒着的不是星光和月色，也不是這個小城，而是我們的飛馳……。

十五分鐘後，我們坐了一個廿四小時開放的小食店。這間夜店面海而築，濃郁的魚腥和鹹鹹的海風不停的吹着，每次來的時候，總纏着我們，像水草和珊瑚般的長滿我們身上，且很快的繁殖起來。我們驚異的看見自己竟被繁殖成一座海島，許多魚蝦成羣結隊的游來，棲息在珊瑚水草間。

肥胖的馬來老闆娘，忙得全身抖動，就像從海面緩緩蕩回來的一艘魚船。我們看見龍蝦在她手掌跳躍，我們看見魚羣在她臉上游戈……。

從暹羅灣陸續歸來的漁船，搖幌着漁火向岸上駛來。燈塔的指示燈一閃一閃的打着訊號。左旁的霜較，工人在搬運冰塊，把冰碎撒在魚箱上。馬達的抽動聲，工人的呼喝聲，此起彼落。在堤岸旁數位馬來青年，喝着酒唱着歌，歌聲時而高昂，時而低沉。不論他們如何喧嘩，這座漁莊仍然是寧靜的。

從凌晨到黎明，我們和這間小食店一塊醒着，坐盡海潮，捻熄星光和夜色。回程的時候，我想海潮不應再拍岸了，一如我們早時築起的蟬音早已靜止。

許多年後，我仍然懷念這座小漁莊以及那種冰涼如水的蟬音……。

2 一座散了場的電影院

流進都市，你像一尾魚，被牽引着游向一個有魚餌的方向，茫茫人海中盡是逐食的魚羣。

朝九晚五的奔逐，你坐在巴士車裡，不由自主的隨着車子搖擺和幌動。整輛巴士被高高的掛起，一如晨早升起的太陽；入晚時分的一彎弦月，在你眼窗反復浮升。這些畫面竟是你生命的縮影，在繁忙的街道流動。

每天，當你打開小窗的時刻，唉！盡是這些陽光和月色和這輛伏載着朝九晚五的巴士。每天，你把陽光帶下吉隆坡，入晚，你把月色帶回八打靈。上班下班，這就是生命。混合着你的存在和掙扎，一如巴士不停歇的飛馳。日子是每天撕下的日曆，轉眼成廢紙一張，一張你已不復再記得是幾號是星期幾的無奈。

當陽光在冷氣房漏盡後，你的黃昏是上弦月或下弦月。走出吉隆坡的繁忙和人海，身上卻拂不去都門的花影，闌珊的貼着衆人的衣服和毛髮，一如阻塞的交通和排長龍的汽車，臉容一團糟。

在巴士裡，從每名搭客的身上，隱約可以看到吉隆坡的繁忙和疲憊；無論是眼神，衣著和臉色，皆是一片紊亂，一如巴士開動後所揚起的一片塵埃！

身在其間，你看着這輛巴士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滾動。八打靈的燈火陸續亮起，繁華與細碎，有寧靜亦有喧嘩，更有窗窗溫馨和祥和，緊緊的貼着車窗，又如何左轉右折，然後呼嘯

遠去……………。

巴士在每一站皆遺落數名搭客，那些躑躅在車門外匆匆掉下，像被踩死的三幾隻螞蟥。搭客越來越少，夜色也越來越重。還有兩站就是終點，所有搭客已下車而去，整輛巴士鼓蕩着入晚的寒流，風聲在窗外呼嚕來去。駕駛員的背影，售票員的側面，加上你的沉默，剪裁成這輛巴士。

空蕩蕩的巴士車像一座散了場的電影院，殘留着一團清冷，候着另一批人潮。當你下車的時候，你抬頭望月，月亮正彎彎的掛在眼睫。

回到家門，你一頭栽倒在床上，呼出長長一口氣，多麼孤寂的聲響呵！一如你的呼吸和心跳，滴答的響着。

也不知是如何睡着的，當你夜半驟然醒來，你推窗望夜，竟如斯沉寂，謐靜裡每一滴聲音落地可聞，唉！吉隆坡的繁華，八打靈的燈火呢！

員外

溫任平

員外，別院又奏管絃，其聲悽惻，在這停了電的夜晚，恐怕會驚動荷塘裏瘦而倦憊的魚。游兵散勇似的是那欲浮又沉的水藻，欲浮又沉，是昭君出塞的一管洞簫，浮沉在十四埋伏的琵琶裏。

員外，簾外盡是暮雨，您單薄的衣裳那堪夜寒。晚烟一抹，不是雲；胡笳陣陣，不是羌笛，是唱片旋出來的咽哽。點起紅燭，燭光下是您風刻過霜蝕過古老而沉着的臉，您舉起拐杖勾下樓頭的一網蛛絲。

員外，持觴最怕懷人，懷人最易醉酒。極目是火柴盒似的鋼筋水泥建築，雲峯石色壓縮成牆上一卷垂軸，您蒼勁的字，自塞北而江南，落實成一方古篆。

員外，檻外風塵與霄漢，儘是嚴重的空氣污染。雨大概會落到天亮，那時几上殘墨已乾，那時走廊有您數不清的脚印，那時您的鬢髭因長時間底等待，長時間底佇立而變白，變長。唉，員外。

(七七、十二、卅一稿)

在河畔的遐想

魯莽

別再喋喋不休的向我訴說雲頂高原的風景很美，採擷一朵雲輕輕的捏在掌中把玩，就可以忘記地球的運轉，忘記那氤氳低籠的山巔以外還有一個塵埃飛揚的世界。

靜靜的坐在岸邊的草地上，拿着一片揉爛了的葉子，看流水一泓一泓的在河床上流瀉，看自己纖細的影子在鄰鄰的水面上漂動，襯托在一片乾淨如洗的晴藍裡，我渾然忘記掛在肩上的那個熱辣辣的太陽，已經悄然的跌落在遠處的樹梢上。

此刻，沒有風，除了暗瘡的流水聲外，河畔凝結着一片鮮有的寂靜，連那幾隻喜歡在天空誇耀自己的紅蜻蜓，也一動不動的翹起屁股豎在蘆葦桿上坐禪，讀着流水所給予的啓示。兩岸長着密密麻麻的蘆葦，攀滿青翠的籐蔓，像築起兩道厚厚的牆，企圖阻擋喧囂的聲音，但當對岸的那架磨鐵的摩多開動時，蘆葦的美夢也一片片的被撕裂了，潺潺在軋軋的聲音中。

靜靜的坐在岸邊的草地上，我忽然發覺自己不應該訕笑那些蘆葦，文明的侵襲雖然比那雨後的洪流更汹涌，明目張胆的吞噬着那一點狡淺的原始氣息，但除了河面上偶而漂來一些垃圾、油污和女人拋棄的衛生棉外，紅蜻蜓還能豎起屁股坐禪，正如我還能怡然的捕捉對岸的風景。

「看風景不一定要到幽靜的河邊。」記不起是那一位朋友說的，他說：「坐在喧鬧的候車亭裡，摒棄你的一切雜念，你空漠的心原就會聳立起巍峨的山巔，朦朧的雲樹，還有比彩虹更繽紛的奇花異草。……」

我承認乘着冥想的翅膀，能够使自己的靈思超拔，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認自己沒有那份耐能。曾謀殺了一個美麗的黃昏，呆坐在常經過的那個候車亭裡，想給枯癯的心靈鋪展一片波濤萬頃的大海，翻起的海浪一個緊接一個的撲向崢嶸的岩石，迸激出無許晶亮的浪花，在燦爛的陽光掇拾金色的年華。

或者就植一棵樹吧，不管是參天古木，抑是濃蔭蔽日的雨樹，就像當年爲寫散文尋找靈感的時候一樣，閒適的輪臥在龍虬盤結的樹根上，眺望遠處湖水的粼粼，看白雲在平靜如鏡的湖面散步，擺出一個比我更閒適的姿態！

候車亭裡的人很多很雜，尤其是在黃昏的時候，紅男綠女走了一批，又來了一批，像流動的風景，我的心靈裡既鋪展不出波濤翻飛的海洋，植不起矗立雲霄的樹，兩個眼睛只幌動着女人的倩影和夢着絲襪的大腿。……

於是，我頹喪的走出那個候車亭，常常把自己帶到這幽靜的河畔，但我必須聲明：我來到這河畔，並不是純粹爲看流水而來的。因爲我不是智者，想從那一點粼粼中悟出什麼人生的哲理。我來到這河畔，就是來到這河畔，並沒有什麼目的。人有時候不要太講究目的，才能活得更酒脫！

其實，我自己能懷有什麼目的呢？站在河畔凝望着那一點粼粼，慨嘆「逝者如斯乎，晝

夜不息」的第一個人，已經被人們捧爲聖人，捧爲天才。如果我站在哥打橋上，看着羣鴉剪碎的晚霞搖頭擺腦；

「逝者如斯乎，晝夜不息。」

我想我只能被人譏爲拾人牙慧，把自己貶爲一個笨蛋。儘管在這個混淆不清的時代裡，天才和笨蛋並沒有什麼顯著的界線，許多懂得拾人牙慧的人，靠着他們僅有的一點小聰明，居然也能瞞過許多雪亮的眼睛，把他們捧爲空前絕後的天才，可是我絕不想掠美！

而且，我始終不相信，樂水的人一定是個智者，有這麼一個事實：一個株守在河畔的人，天天對着那一片粼粼，揮着淌個不停的汗，用他結繭的雙手搖着槳，從河的此岸到彼岸，來來往往，沒有止息。

你若問他，搭他的船過渡的人有多少？他也茫然。因爲誰數得那麼多呢？但是河水輕輕的流瀉着，流走了他的青春，流走了他的健壯，他已經佝僂着身軀，一臉刻着生活的滄桑，他依然陪着那隻破陋的舢舨，株守在這日漸熱鬧的河畔，期待一個奇蹟的出現。

有一天，他期待的奇蹟終於出現了——就在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河畔不遠的地方，冒出了一批陌生的人，他們也像他用力的搖着船槳一樣，在烈日下冒汗，豎起一架高大的打樁機，彷彿一支巨型的柱子擎着遼遠而發亮的藍天。

「那是什麼玩意兒呵！」他心裡茫然的咕喃着。

「造橋！」

一個簡短的回答，但每個字都鏗然有勁，就像萬里無雲的晴天响起一聲悶雷，轟得他的

耳朵嗡嗡價响。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端詳着自己手掌上厚厚的繭：樂水的人承襲了祖宗的智慧，用心血塑造的船，讓人們安穩的漂渡過那片鄰鄰的工具要被淘汰了！

如果說樂水的人一定是個智者，這個披着一身歲月風雨的老人，為什麼不會在他年輕力壯的時刻，以得自悠悠的啓迪，拋棄那隻破陋的舢舨去建立一座橋，像一隻粗獷堅強的膊脊，伸展在煙水朦朧的河面上，拉攏土地與土地之間的隔膜？

我不曉得別人有沒有細心的留意過，那些抱着空洞的殘骸戀愛的人就喜歡誇說自己是智者，是樂水的人，他們愛自己的船，愛自己的槳，愛結在自己掌心的厚厚的繭；如果你坦誠的告訴他：我要用最新穎的機械建築一座橋，他們必定會怒瞪起比牛腫子還大的眼睛，償你以老拳！

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是智者，是樂水的人，懂得站在塵埃飛揚的河畔，揮起雙手激情的說：

「巴生河啊！我的母親河！」

這就是樂水的人的智慧——樂水的人的智慧也僅是如此而已，但他們已經很滿足了。

「巴生河啊！我的母親河！」我也曾想以這最豐富的語彙，激情的舞動雙手炫耀自己的智慧。記得第一次在這河畔看流水的時候，我就有這份激動，但那個閃閃發亮的語彙剛湧到喉頭，又被自己硬生生嚥了下去。我無意看見對岸有一個肥胖的女人正捲高褲管，兩隻白白的脚插在混濁的河水裡，俯低着身子在岸邊摸一種尖形的螺。

她似乎正在全神貫注的撈取她的希望，臉背着我，根本沒有發覺我的存在。河水悠悠，

倒映着一個胖大的屁股。忽然從蘆葦叢裡鑽一個小女孩子，大概有五六歲，穿着一件短短的黃裙，一臉天真的把她母親摸到的螺檢放在身邊的一個小籃子裡。

那個天真的小女孩嘴裡輕哼着她自己編的歌，歌聲清脆，像一股流泉。忽然，那小女孩仰起頭來，發覺我靜靜的坐在河畔，不禁瞪大兩顆烏亮的眼睛：

「媽，對岸有人！」

她母親本來是在河裡尋找螺的，聽她這麼一叫，立刻轉過頭來疑惑的看了我一眼，似乎有點尷尬，撐起肥胖的腰遲疑一下，匆匆的攀着草籐爬上岸，帶着那個小女孩消失在蘆葦叢裡。

我目送着那有點近於臃腫的身影消失，心裡不禁浮起一絲歉意，心想：如果我不是來這河畔看流水，她也許會繼續無羈無束的在河裡撈取那種尖形的螺，撈取她微末的希望。但當背後忽然多了一對陌生的眼睛時，一種無形的壓力便會令人難以喘氣，尤其是當她猜不透你的意圖時。

人生不僅是深深的寂寞，而且每個人隨時都會佈下無形的防綫，守衛着自己。第一次把自己帶到這河畔，我就意外的讀懂流水悠悠的啓示，但我始終有一點歉意，並不會釋然。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廿三日）

煙味的聲族

刀貝

煙擠着煙擠着人羣。擠滿了整座堂。聲音夾在耳鼓內，鉞聲追在三胡聲后面戲弄着冒着熱汗的人羣。從堂內到堂外，景色沸騰在張口大笑的佛像眼中。佛像偕所有站着坐着的，那些神們，吃完了一頓又一頓，還是不見擺着的祭品有任何移動的跡象；而人的信念，那麼鞏固地套在無情的雕像上，雕像無情地被對邊大戲的腔聲鼓聲琵琶聲當作是同音的擋面，無奈地看着聲音們奔來又奔回去台上。而台上，台上的古銅色十足像雅片間的牆色。花旦的喉嚨養着跟小生養着的一模一樣的噪音，活生生地震撼了吊在半空中的麥克風，懶散地動了一下又一下。佛說你看你看，就是這類世界的風氣製造了這一種角色。這一種角色背在花旦的身上，像花旦背着二歲的愛兒屈着腳躡着吃餐那般。成人以前和成人以后的過程，都要蒙受着原來安排了的劇情發展的委屈，在你的身上展開的一串大戲。然后抽着一口刺着神經的煙條，忍心地對着自己對唱。對唱一些春秋殘夢。或者醉着那樣地打一場喜劇收場的古齣。

坐在六歲的臨記身上的關刀，在對面的炎日書視下閃了一閃眼笑了一笑這個人。我要坐一輩子。它說。而關刀和花槍就這麼輕易地封住了你命運的任何出口。你必須坦白地承認，和你你自己將終日養着那些聲族。誰也不能分辨出這種腔聲的自然性抑或人造性。

是一百次，嘆一百次的腔詞，台下的人們還是那麼現代化地享受着古典。人們，人們覺

得那一串動作在台上演起來格外活躍。善忘地瞥見台后偶而露出來的破盤和粗簡的孩子。孩子白白的臉白得抹掉了原來的皮膚，候着詞令，候着時機繞一圈製造最短命的鏡頭。

孩子，孩子和前輩們想着下一場的戲劇。麻木地收場開場，也慣了盤或碗或杯子的臉形如何酸澀。道具和古裝的苦味浸了一切。濃得洗不脫。

而你是要做的是：當你聽到人們的笑聲和話語急佛像的口中吐出來的時候，你必須保持這種姿態，讓世界來栽培你。裁判你。

然后你要等待你自己的尾聲。

七七·七月三日稿於板。

獨白集

陳蝶

寶黛雙玉在大觀園裡那麼非凡脫俗，原來是不屬於人間的靈物。通靈玉公絳珠草能幻化爲至情至性的人，且當他是書中所語吧了，然而逍遙物外的莊周，也原來是隻翩翩花間的白蝴蝶；騎鯨西去的李詩仙，也本是個不食人間煙火的太白星；劉邦的屬於龍族，基督的神賜其生，釋迦的落地而足踏蓮花口吐驚人之語，在在顯示但凡靈慧傑出之人皆非凡夫俗子之身，彷彿濁濁紅塵中之肉身，皆是難當大任的愚蠢之輩！

唯其如此，想想自己是個無以類歸之人，便假想自己是條靈蛇，或者一隻蛺蝶吧！若不是大智大愚，生命也還是美麗的！

X

X

X

在流傳下來的野史裡，天命是不能抗拒的力量，永遠牢牢地統治了下界的福禍喜悲。在天意難違的迷信裡，人們盼望與冥冥的靈界尋求溝通。扶乩問卜，八卦和易理，陰界和陽間，一柱清香幽幽地通向遙不可知的空間，低首膜拜，太多不能解的糾紛疑難，都求在這茫茫不見的虛空裡得知凶吉。在充滿古典、神秘和淒麗的迷障裡我踏踏地走了出來，否定了宗教否定了傳統……

然而，外邊又是一個非理性的世界。

雖是極不願意活在懷古的夢裡，如同一個煙霞客一般執着把周遭看成重樓明月一樣靈潔明淨塵不染；也極不同意那些老是夢着唐宋的花月春風馬如龍的散髮文士，可是總那麼不理智地要譴責現代要詛咒文明。

來來往往的儘管都是紳士淑女，想像裡却總是一幅古牆長街圖，那裡走着精誠肝胆的豪士，走着俠骨柔腸的村夫，走着仗義的屠狗輩，樸實安詳的小民，那裡像是如今這般情景？識的恍如未識，相妒相疑相不睬，相詬相爭相陷害！這是赤子有仁心，這是少年有鴻志，你看這現代文明培養出來的問題孩子，背着一口江湖爛術語穿街過巷，總以為好斗便是英雄抽根臭煙頭便是好漢，你記否當年古道上的黃衫客峴峩奴和大刀會首，豪氣千云是盜亦道的風姿教人熱血奔騰拱手下拜！而這年頭什麼雙鎗盜什麼偷子全是骯髒無德的傢伙。呵這年頭強盜多的是奴才多的是瘋子多的是魔鬼也多的是！所謂劫富濟貧的俠士，好打不平的勇者！主持公道的大儒統統都睡過去了永都不復醒來！

這進步着的文明，真是個笑話。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日

奈何集

陳蝶

我們生來是自由的。

但這自由十分有限，原因是人們往往成了自我的自由剝奪人。

明明你可以海闊天空飛騰展翅一般來去自如的，偏偏你會爲了某一個人甘於自我囚禁；甘於做個最快樂的庸人，拋棄千千萬萬追名逐利的刺激感；忘却曾經立志做個痛苦的大哲。

「生當封侯，死當廟食」是自古的讀書人追求的境界。

許多仕宦响往漁樵，渴望歸隱山水，無他，仕途不如意也。陶淵明若不是鄉下還有幾畝耕地，幾片家宅，歸去來兮還唱得那麼响亮麼？

古人讀書，唯一出路便是上京考狀元。直到做了官，直到路窮了，別無可托，便曰返璞歸真。這都是無奈之言，藉詞找另一條出路而已。

周圍有很多自以爲很有風度的尖頭鰻。動則開口自憐自嘆：「要不是我太清高，現在早已是某公司的高級要員！我只是不善奉迎吧了。」
只有最偉大的人是不說自己榮殊的。

這時代要做高級要員不是難事，只有斤兩不足的人才須要向人拍馬。其人口出斯言，是基於「自愛」之心，沒奈何也！

天下人都是愛自己勝過愛別人的。

這當然是指俗人。誰也不敢否認這是個由多數俗人統治少數智者的世界。

你要做智者。好，你冷眼立在一旁看人們爲了一張辦公桌的位置爭得臉紅脖子粗，平日裡努力擺出來的從容和華貴神氣都是三百哩外的事了！你要是想做智者，就定得忍受俗人們毫無理性的爭端，幼稚的意氣風發，或是愚蠢的人云亦云。你要超乎俗人，就該選擇愚昧的崇高，而不是殘酷的自私。

知識份子與過敏症

章子

在中國的舊社會，「書生」扮演着重重要的角色。「書生」雖不能做皇帝，但在守着「君、臣、父、子」傳統規律的社會裏，老百姓由庶民一躍而為朝臣的途徑，唯有透過「考舉制度」一途了。

自古以來，中國舊社會出現過不少秉持真理，不懼強權的「書生」，視死如歸。他們不僅為國家立功，也為後世留下典範。有人說，百無一是書生，但套在他們的身上是不恰當的。

如今，教育普遍了，我們不稱他們為書生，而改以「知識份子」以待了。

在經濟原理上，「物以稀為貴」永遠是對的，因為它永遠是眾人爭奪的對象。但是，東西一多了，就必須賤價拋售，以維持供需平衡，這在經濟學的定理上也是確定的。

是不是，我們的「知識份子」一多了，「知識份子」就沒有價值了？必須廉價拋售自己

？

君不見我們這個社會的「知識份子」，多少人為求生活，（那些顛卑屈膝的我們不談），多少人明明知道是錯的，還要向人打躬作揖。這種人不僅不感到汗顏，並且還振振有詞的說：你要在這個社會生存，你就得如此。

若果真我們的祖宗都得爲五斗米折腰，我們能享有今天的生活嗎？

知識份子本身因爲經接受比一般人爲多的教育，他不僅應該只能看到他目前的生活，他也應該能洞察將來，計劃將來，甚至改變將來。

知識份子也應該是社會的中堅和領導份子，若社會有任何的偏差的行爲，他們也應負起糾正引導的作用。

但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大部份知識份子，是龜縮的一羣。

他們天天在擔憂，噢，你敢批評政府，明天你就會吃咖哩飯坐監牢。這是他們的論調和想法。

是不是我們的「言論」的幅度真的那麼狹窄嗎？

的確不錯，我們經有許多已規定的問題不準觸及，但是除此之外，我們的社會仍有許多偏差的現象值得我們去注意的，這些偏差也是政府本身想盡辦法去杜絕的，因爲這種偏差繼續存在的話，對人民、對社會、對國家都是有損而無益的。

放眼看我們的智識份子所發表的論調和文章，有「現代派」和「寫實派」之分。所謂「現代派」是不是就是「愁、美、沙龍」？所謂「寫實派」是不是就是「汗、力、勞動」？而我所目見的大部份論調文章都不出這二派的。

我相信，在「愁、美、沙龍」之外，我們可以描述一些人情趣味或富人性的事情，而不必把自己囿圍在自己心靈的高閣。接觸人羣和飛揚人性是最重要的。

「汗、力、勞動」也是一樣，除了歌頌勞動和譏咒僱主外，確實的了解勞動者的生活，

把我們的真正問題用具體的東西描述出來，相信是爲大家所接受的。不然成天的把文字堆砌起來去描述勞動的偉大，去咒罵僱主的醜惡，勞動者生活未必獲得改善，而僱主的錢包仍然豐厚，這不是可惜復可悲嗎？

另外一種「知識份子」，也是最敏感的「知識份子」，他們就是操刊登文章生殺大權的老編。

這種「知識份子」是最敏感的，因爲他們認爲稍一不小心，就會有被炒魷魚的危險。所以他們最願意見到的就是「皆大歡喜」，專找一些無關痛癢的文章刊登，那誰也不會得罪，他們的飯碗就由鐵鍊成銅再鍊成銀再鍊成金，到這時，他們已經變成一幅「機器」了，每天的工作就是選一些他們認爲「不敏感」的文章塞滿版面！

由於我們這個社會存在着太多的這類「知識份子」，所以政府給我們十分的言論自由，就由他們自己削三減四的，然後我們今天的「知識份子」，張口時說得很大聲（因爲只有少數幾人聽見），但是下筆時卻如龜縮一般，即使是敢反映現實的寫出來，相信也難逃老編賦予投籃的命運！

唉！「知識份子」，天下興亡不再是己任了，肚子填飽，享受生活才是「己任」吧！

采多散文兩篇

(一) 飛入，花綠人潮

人潮……

滿街的人潮。

人潮的流動，構成我們眼睛所看到的現代世界，可以說是——一幅有內容、有思想的現代畫。

它一點也不抽象；你看不懂它的含義，只能够說你本身思想膚淺，沒有靈活的理解能力。假設你看到的是另一幅景象，也是人潮、也在流動，但是人潮裏的每一個人，都是一片灰色藍色，這一片簡單的灰色藍色，實際上卻有着不簡單的內容、不容易理解的新概念，於是我們覺得神秘。但我們曉得它與我們現社會的內容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如果你不是關心政治的，也就不想傷腦筋加以研究和探討。

我們普通上還是習慣於自己的內容，那是一片花花綠綠的討人喜愛的人潮、討人喜愛的一幅現代圖畫，當然你願意當它為一處花叢，而你自己化身為彩蝶，飛入！

可惜，許多人飛不入這一幅「現代畫」的思想內容，而只是做一隻沒頭沒腦的蝶，人高我高、人低我低，湊成的色彩美是美了，就是顯得空洞和浮誇，就好像你可以製造出爵士音樂一樣的音響，卻唱不出他們的時代魅力。因為，你只是一隻沒頭沒腦的彩蝶，隨風起舞吧了，這算什麼新潮？

也許，我們這許多彩蝶是不懂得新潮所代表的實在意義，他們只以一身色彩的浪漫而沾沾自喜，自以為活得充滿時代氣息。

「新潮鴛鴦蝴蝶派」，這名稱或者比較適合那些浮誇的新潮派，因為他們根本不懂得需要敢於嘗試去接受或棄捨，更不懂得叛逆傳統的意味，因此，他們的變迭，也只是在製造更單調和乏味的生活方式！

(12-12-1976)

(二) 泥孩子

赤裸的孩子，滾去赤裸的泥上，變成了泥孩子。

孩子對泥似乎有親切的感情，也許女媧造人用的是泥吧？那畢竟太遙遠了些，祖父的那一代或者會有親切感，因為他們就生在那一片造人的大地！

女媧這美麗的神大概不會喜歡這一片炎熱多雨的土地，更不會想到把我們的祖先造在這片土地上，祖先們是沒有在這裏的泥上滾過的童年了。

我們這些孩子，肯定不是女媧造的，而是在這一片炎熱多雨的泥上土生土長的，有感情和感到親切的，當然只有這裏的泥，他熱悉的，也當然只有這裏的椰風蕉雨。

我們每一個人又何嘗沒有過滾泥的童年，只是那些童年的泥經已在成長中剝落，帶着無數汗臭，回到土地上去，復讓許多裸孩去滾，也滾上了我們的汗臭，然後泥又剝落，汗臭也剝落，於是驕傲地踏入成長的人羣，匯成我們這一代，而為泥的主人！

如果有一天，有人還頑固地說這片泥本就不屬於我們，那一定是來自魔鬼的聲音，因為只有魔鬼的聲音才有如此殘酷的荒謬！

我們當然不能把這一片泥上的每一件有我們汗臭的東西和泥帶走，卻一定要有法子讓那些魔鬼安靜地屈服在統治之下，統治者當然就是每一個在泥上滾過的、善良的「主人」！

(77-7-13)

因為這裏的陽光

川草

我常感嘆日子跑得真快。世界上沒有所謂挽留時間的人，可是只要有信心，懂得利用時間這和挽留時間的意義，是有所相同的。所以，對着早晨的陽光，已不容我們說嚮往了。嚮往，畢竟不踏實，是對未來與未知所存有的的一種幻想，是縹緲的。一個懂得生活與生命真諦的人，他必然是個利用時間的高手，固不願局限在一個小圈子裏頭，做渾渾沌沌的醉者；他擴大視野，成爲一個醒着的人，去迎接陽光，而不是讓陽光等待他。——在家鄉的那塊土地，主妳我都供認這種意志，我會興奮的望着妳而感動於妳的思想世界。

翦云，其實家鄉的早晨的陽光最富有詩意，最討人歡心，它使人感覺着舒服，醒着的舒服，就好像妳從陽光處得來的紅潤的臉龐一樣，健康而且美麗。妳說，當妳躺在床上，欣賞窗外早晨的陽光時，不願馬上起身，妳想貪睡一會或多看一會，那樣太美好了。在假日的清晨，我們騎着腳踏車，走在甘榜的路上，朝陽下，空氣新鮮，輕風習習，河水長流，藍天白雲，風景盡頭還是一片青綠的田野，小童的嬉戲，大樹下覓食的鷄羣，一切一切，很飽滿，飽滿得無從浪費一點一滴！

大地張開眼睛，太陽出得山來，醒來的人們，已然進行着一天的工作。妳說，世界所需要的，現實所需要的，正是陽光。是，日新月異，朝陽下，生命不斷滋長，受着最美最佳的

祝福。

翦云，畢竟我們都明瞭受朝陽的祝福和鄉土的愛情的祝福是同樣重要的，我了解，那是生命與愛情的一個平衡，沒有距離，沒有隱私。

雖然我離開家鄉來到八打孃幹活，我可是時時刻刻都惦記着家鄉，家鄉的親人，親人裏一個樸素可愛的女孩——就是妳，翦云！妳知道我很懷念家鄉，所以妳常常在信中寫道：「我的每個字裏，都是陽光，疊成厚厚的一封信，寄給你……。」我感動得臉都紅了。

在這裏，除了有霧的陰天，落雨的日子，在早晨，我利用早上的時間喝着咖啡，吃着糕餅，我總爲那由窗日照射到士敏土上的金色的陽光而感到窺喜，一道一道的光綫，是溫柔的，也揉合着親切，有的落在我的身上、腳上，最舒服而溫暖的，却是來自心上——會是來自家鄉那一方的吧！呵，翦云，那是我的感受。看，房東的小黃狗正懶洋洋地躺在士敏土上受着陽光的沐浴，這隻貪圖享受的傢伙！

翦云，感覺上的滿足與充實，往往使人精神開朗，使人心起激動的。

哎，不是嗎？室外，不論我走到那裏，我的影總寸步不離跟着我，有時，我寧願步行上班去，放棄電單車。去走那一段路，僅僅十五分鐘也罷，我却領悟了什麼。我決定做個喜劇的人，因爲在這個陽光處處的國度裏頭，有許多人與事，忽略了精神的思想領域，只有蒼涼的口號，成了悲劇者的寫照，何其可憐！

在坦白、活潑的妳的面前，我不否認，我曾經爲了一段浪漫的愛情失落過。可是，很快的醒悟過來：生命中除了愛情，還有陽光同樣是可貴的。曾幾何時，妳竟是將我從痛苦的

深淵中救出來的陽光呵！

不是嗎？慕云，至少我已懂得抗拒潮濕了，我懂如何選擇題材創作，我已從悲涼的幻境中醒了過來，走了出來。

與妳在一起的日子，快樂像樹樹紅毛丹，它們開花，結果，成熟，我們遂嘗到收穫的滋味，奇妙地，建立在這溫暖的地方。無論到那裏，高興的時候，妳總會唸起我在「陽光影子」裏頭所寫的一句：「我們是陽光，將自己曬成許多不屈的影子」，我們的了解，用這句話來形容或比喻，得到的，總是讚美、歌頌。

我心中有座花園，妳心中有座花園，妳問我該栽種怎麼樣的花兒？沒有猶豫的，我說：「向日葵！」這不是驚天地的一種花，却是動人心的奇葩，它的特質與特徵不是最好的說明麼？在一部以向日葵爲名的影片裏頭，女主角的堅貞的愛情，好比向日葵，對陽光充滿希望、信心！我曾在許多詩集中讀過熱情的詩，溫柔的詩，剛強的詩，可是，在今天早上，像往常一樣，我喝着咖啡，吃着糕餅，在朝陽下。我可討厭那隻小黃狗的動作，總是懶洋洋地，我便從許多詩集中隨手一抽，抽出了子凡的「嘔吐」，我看書有個習慣，喜歡由後翻起，所以，當我看過「嘔吐」裏頭的「山靈」後，帶着感動的餘波時，那首「向日葵」的出現，又如此的震撼了我的心弦！詩是這樣的舒展的：

生活着

我們都習慣于仰望

生命中的早晨

太陽暖洋洋地普照

我舒展，我開放

天空開放得多麼燦爛的

云舒展得多麼悠然啊

我們老伸長脖子

中了蠱一樣地仰望

直到天空無憂無慮地廣闊開去

直到云無拘無束地舒展開去

才感到自己扎根在大地上

呵，翦云，妳希望我再說些什麼話來呢？我只能簡單一句：「向陽以生命！」

翦云，我們好比是樹，在這裏扎根，成長，葉落歸根——根在那裏？在我們的土地上，我們的國度裏。

因為這裏的陽光，早晨的陽光。

走在路上

葉凡

沒有上學的日子，我竟有些懷念起清晨搭校車走的那條路。那帶寒意的空氣和寒冷的晨風叫人頭腦清醒，我喜歡空氣中清冷空靈的味道，會令人作出一番思索而不致走進死胡同。黎明時的路荒涼淒清，响着我孤獨的跫音，像一個冷落的藝術境界，使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偉大的孤獨者，默默的孕育着一些不爲人知的思想。街燈下我獨立孤峭的影子忠實的追隨在我脚跟，自恃自覺自重。有時下起雨來，空氣中更增添一層愴意與淒迷。在黎明晦冥昏昕的天色映照下，我感到過黯澹、蒼沉、不耐與厭倦。那些不快甚至叫我深沉、緘默起來，但走了那麼一段日子，我驚覺心靈萎縮是一件多麼可悲和可怕的事，我雖不甘於平穩，但當我還無法飛躍起來時，爲什麼不先收拾起孤憤的情緒，嘗試在胸臆間鍛鍊出一些豐盈的精神美果呢？所以，當我平衡起時刻受衝擊的精神，再度走在昏暗冷寂的路上時，我已把蒼涼和陰郁擲還給它們本身。抖落了心靈積郁着的那層塵埃，我覺得自己像是奔赴在一片清靈超脫的境界中，毫無牽累。我想我還要出發去吟唱青春一首光芒的歌。

現在假期當補習教師，每天早上跑一段路去上課，看看自己在晨陽下高拔的影子和頭上那片廣闊的晴空，我感到一份欣然與充實的喜悅。教完書後步行十五分鐘回家，從寧靜的住宅區轉出公路，車輛從我身邊掠過，偶而會响起一陣不囂張的汽車號角；我走過馬路旁一棵棵排列着的青蔥蒼鬱的大樹下，感到自己是真實地在生活的洪流中。儘管我對世俗與平凡有

着輕慢與厭恨，我仍然是實在的生活在世俗的生活。其實我們周圍有許多平凡的事物都蘊藏着不凡，只看你去發掘、採取而已。即使是地上的一根小草，我們也能感到其生命力的存在。我爲什麼要鄙屑的去看待平凡的事物呢？我自己也有平凡的一面，「突破」與「超越」只是人生實現的理想上更上層樓的原則和目的。我們仍然不能輕視自己卑微的任務。沐浴在美好的晨陽下，切實的呼吸着充沛的生命，我對生命也更增加一份熱愛與執着。我甚至想如果有一天我就這樣孑然一身的飄泊他鄉作一遊子，我也能以現在這樣堅穩的脚步走路，去抗拒感傷與嘆息、自信的培養出更多的勇氣去面對現實生活的種種挑戰。

我尤其喜歡自己晨陽下的影子。以後即使我走怎樣崎嶇的路，它也不會遠離我，如果我脚步停滯，它那黑色不屈的暗影也似乎隱隱有一種力量催促我前進。它陪伴了我十六年，到現在我才覺察到它能激發我的內在精神意志。所以，對於影子，我有着一份虔誠的敬意，當然，我不會過份的愛自己的影子或迷戀它，不然，我會溺死在它的暗影下的。我只是重視影子所給予我的啓發，在光與暗之間，在快樂與不快樂之間，我已選擇了自己要走的路與方向，不忘去吟唱那首光芒的歌。

走了十六年的路，我好像說過「疲乏」這句話。「疲乏」只是意志消沉時的事。如果我現在這應年青就說累，我還要怎樣去走前頭那一大截等待我的路呢？回顧過去走過的路，那些深深淺淺的足印都是值得珍惜的。我害怕的是空白，我也不願忍受對時間的心悸。我不能再允許自己去浪費青春的飄灑華年。而瞻望未來的歲月，我是多麼渴望以一個新的、飛躍的姿態，邁向另一個美好的開始啊！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相遇又相知

張宇川

走盡燈明處。

妳在紙上重覆地寫着。

這句話是我對妳說的。它還有一句：不堪夜太短。

此刻我却和妳端坐屋裏，剝着那不大好的花生。原想邀妳在石階上清談。可惜，門外沒有石階，從何邀起？

噢！走盡燈明處是何其容易！祇要挽妳踐夜色，依歸那晶瑩如脂的夜晚，細數矗立街燈，猜一猜矗立在八打奔的街燈是雙還是單？

累了！倦了。找一柱街燈，就坐在燈下，促膝談個痛快，與蟲兒爭一份熱鬧。

「五月很優！」妳說。

「妳優不優？」我故意問妳。

「不知道。」妳無法給我答覆。

其實，這句話怎會有答案呢？即使有答案，也不是現在！并且，不管那是一個怎樣的答案，都會難於啓口。

火車連吼帶鳴地由蠕動直到遠了，在腦中念轉的記憶，是一個未盡夜晚。

「我們早該相識了。」妳的話縈繞腦際。

如果我們碰着了，又何必在乎遲來或早到。誠如妳說碰到了；我說總會有一個先伸出手來扶拉對方。

人生相聚本沒有早與遲，宛若泊車，早來並不一定有位；遲來也許恰是時候，一輛車正欲他往。

真誠的友誼就像軌道一樣，無論在荒山、曠野，永遠並行，直往前進。

今夜是初識？不！是個永恆夜晚，相識到相知竟然那麼短，短得令人難以置信！我們真摯宛若多年故知。

第一夜，腕錶訴說了明天的數字，我們還有談不完的話。

早上，妳拖着曳地長裙，走着，把露珠未醒的夢都沾在裙腳。

這是昨天！事實它是遙遠，就好像記憶中花朵遠了，我們依然能嗅覺它的芬芳。

那一張張的相片，那一張張的笑臉，無論我們老去，褪色的相片若在，那笑臉依然年輕，盡管嘆息聲中有多少次潮來潮去，日落星沉，我們畢竟相遇又相知。

感情篇

葉嘯

● 傘子

我說，感情要像一把傘子。在傘子底下，我可發現我和妳之間的距離。必要時，我將毫不猶疑地把傘子摺收起來，沒有半絲兒傷心。因為，當我倆的愛情，不能接受風雨和炎陽的挑剔，那不外是一把破傘子，撐着，倒不如摺收起來。

然後，把破傘子深埋，讓它湮遠遺忘。

不要說我絕情，這就是我的戀愛——不悱惻，也不纏綿。

10-11-77

● 扇子

若我的愛人妳，是一把扇子，就應該在我感煩悶時，用妳那溫柔的手姿，一擺一擺，把愛給輕輕傳達過來。

扇子不一定要檀香木，也不需要雕有美麗的花紋。祇要平平樸樸，倒也可貴。
愛，要真，要實。

從扇子的哲學裏，我學習到戀愛的道理。

15-11-77

亦筆的散文和詩

亦筆的散文：四節·心底變奏

——
給小鎮 奔風底日子

■詩人如是吶喊

「讓我是片葉吧！

讓霜染紅，讓流水輕輕行過……」

我三更從書堆中醒來

遂怦然憶及昨日

與昨日底

迷惘

C ■ 霧

這是個冷冽的早晨，來了輕輕喚醒風鈴兒將鈴聲撒滿小木屋的風，來了翩翩花間把花底
音息散播的彩蝶，也來了我鄉間原野青梅竹馬的良伴，霧，推開木窗底剎那遂迷漫我雙眼，

給我一個久別重逢底驚喜，一份清晨之佳禮；我於是忪忪地披上風衣，走出小屋，讓凝靈的霧濡濕了我底鬢頰，蒼茫了我底視界也蒼茫了我自己。

走在泥濘的田畦間，霧縈我以蒼翠得令人憐愛欲泣底叢林，綠油油得叫人禁不住舉手愛撫，撫了又感到自己冒失的笨拙；我就是那長嘯蕭蕭奔馳無羈於荒原莽林的野馬？我就是那在高山流水處築起茅舍，日夜孤獨地磨劍寫詩冥思禪修，苦求大宇宙底徹悟的白衫？

不是的。

我非野馬，因我非霧。

因我非霧，我非白衫。

天地的浪子，血液中皆循環着嬌娥底美麗。飄逸，純真。然而霧不像風，風有時會粗獷地開一個令人悽然心碎的玩笑；霧的玩笑是小小的，俏皮而叫人常常想起，他往往愛在你意料之外降臨，悄悄地瀰漫着大地，待候你從酣夢中醒來，向你道聲早安。

若你不瞭解貝多芬爲何窮其一生追求音樂的心胸，威廉·布雷克從一朵花看出一個天國的感情，即使他會伴着你趕着清晨寂寞的路途，你也不會體會到霧的美與奧秘，彷彿一朵池塘裡的蓮花，掙出了烏泥底囹圄，綻放於冷顫之晨光下，花瓣上瑩澤底水珠，在輕風中閃示着一顆美好生命底誕生，而你視而無思無感，直到她枯萎，凋零……：讓一緣可愛底生存，在感覺外升起，輝煌，落下。

霧是古代個個瀟灑酒英氣凜然的遊俠，酒血江湖葬身花叢後與日月共昇華的靈魂。來是翩跹地來，携一絲武士切腹的那份完美死亡的浪漫，也帶一點武士切腹那份淡泊虛無的冷靜；

去是翩翩地去，不因爲沒有人欣賞愛慕而神傷輕歎，也不因爲有人爲他早起訴情沉思懷中而掉幾滴離情淚，說有多瀟灑就有多瀟灑。

在霧中走了這些年，從在爛泥中摔跤打滾的艱時，到恣情狂妄的少年，我的衣袖沒沾上一息霧底氣質，生活也無法酒脫羈放猶如霧縠；我只是此陽光懣懣氤氳瀾底大千寰宇的一塊泥土，不能沒有依皈地歌着夢着，歌着夢夢着歌，很在乎地爲存在的幻滅而歎而泣……

Dm ■ 林中

佛家說：我們偶然的一個照面

不知道前世有着多少的

香火因緣

你在那兒做些什麼想些什麼寫些什麼？這個晌午。

我和小怡在一塊兒；爲了忘懷一些不快，來到了灣灣的小河邊。在蒼鬱底林中，將季節底燃燒現實之無奈相遺於林外。

陽光穿過親蜜地依偎着底枝葉，在河流上映着波動的水光，於地上繪起洛夫詩般的畫章。虔誠地步入林中，遂有潺潺河水流過沙石底韻息，枝葉間吹來的風聲，響自林底深處的幽幽竹籟，蟲類底交響樂。還有那一份屬於樹林的怡人闌寂，在迎接愛藍天愛白雲爲花爲蝶心折的孩子。因爲，林子和他們一樣孤獨。

小怡赤足屈膝坐在河邊的岩石上，雙手交叉攏在膝上托着頤部，雙眼凝視着水面出神

。靜靜的。柔絲般的長髮任風飄動，有幾縷遮蔽了她微蹙底眉宇。她一動也不動。使我想起了相傳林中爲情憂悵而死底女鬼。

在不遠處。我脫了鞋捲起褲腳，遂狂野地踢着踐着那沁涼的河水，水花濺在我的臉頰上頭髮上衣服上，心上，澆濕了奔風底煩惱，澆濕了飄渺之哀愁。

「可愛死了！就可惜沒帶畫具來！」小怡說。攜着大自然的讚歎，細細的，彷彿在幽幽自語，又像是對一個知音的人兒訴心聲：「回去我會在日記裡寫點什麼的……」

「下一次一定要帶畫具和稿紙來，哦，別忘了也帶吉他和鄭愁予的詩集！」我疲乏地倒在地上，幾片落葉掉在我身上。

小怡抬起頭來，理了理額前的散髮，眨了眨黑大的星眸望着我喊道：「哎，野鴿子，你什麼都帶來，到底要做那一樣好？」

我們看了看彼此，不禁雙雙失笑。來自兩顆心靈深處底喜悅之笑聲，隨風飄翔，迴盪在這樹林中。

於是我們就這樣的談了一個下午。說一些值得緬懷的往事，令人低徊的歲月，對詩對自我焚燒底夢魂牽縈之痴戀……串也串不起來，更無法譜成樂篇。午之語，林之語。

這一切一切，回去，我會記在日記裡……

E ■ 相思樹下

沒想到會在三百多個日子後的這個殘暮，幾朵彩雲在窗外的天空悠然飄過，遠山隱於蒼

茫底夕嵐的這個殘暮，然後憶起那座在山崗上的學府，學府的科學實驗館，科學實驗館後的那排相思樹，相思樹下底小天地，在幾獨冷清裡聯想起你們，古龍梁羽生臥龍生司馬中原底魅影英氣風發的你們。

誰知道荒蠻的民生民生的淳樸，古代的美麗傳說的驚悸歷史的淒迷？我從司馬中原血淚斑斑悲壯荒涼底「荒原」歸來，風狂野地吹襲着小樓吹亂了書頁，未知那一頁有我激情底淚痕；夕照撒出了窗櫺留下一片陰影，無岸的淒清和寂寞。我想到你們。

我想到一年前的你們，相思樹下的你們；有人爲了暗戀一個愛音樂的女孩，拾了十七顆紅豆代表十七少年的純情寄了給她；有人爲女孩的揮別而神傷激動欲依皈佛門；有人冷傲自負地說：「江湖子弟志在天涯，輝煌底生存壯烈之死亡，心不爲兒女私情動！」；有人詩中憧憬殘礪荒園落花枯枝的蒼涼美麗；有人文裡迷戀着希臘悲劇的偉大與永恆；有人爲了早晨唸書夜晚工作而疲憊地睡去；有人跌宕自在地琴着歌着，從「水仙」到「圓圈的遊戲」；有人爲了一塊搞文藝的壁板欄，而相聚商議如何向校方爭取……

相思樹溶涵了你們的一切，不管快樂抑或悲哀。它們知道你們生存的充實，也知道你們生存的空虛，更知道你們的夢是愈織愈沉愈陷愈深了，沉得深得分飛底鐘聲也敲不醒；但你們終有一日會醒過來，醒過來又將是另一個夢的開始，就像每一顆紅豆終要落根，落根後又將孕育另一個新的生命；然而誰敢肯定在夢醒之前不會迷失了？沒有人。生命原是荒謬的，要解釋也無從且無可解釋，猶如你把相思子排列成一個理想的成長形式，但一陣意想不到的風雨便將改變一切。然而，你們有着不斷與風雨抗拒搏鬥的熱血，也有着經得起爲風雨打擊

的勇氣；就像爲了入世的行快，你們無一絲孤獨出世磨劍的離傷。你們的脈膊跳動着后羽射日夏禹治水的英偉和傲氣，交織着智識和責任的幽美的告楚。

而今，大伙都已睽離那塊會笑過泣過的小天地，有人簫在天涯如一片流雲，有人磬服地歌於小鎮困厄的日子；相思樹下的夢實現了幾許又甦醒了幾許？

我倚窗望着天邊一顆孤獨的寒星，湛思它脫軌而去，磨擦，燃燒，燃燒，然後，沒有悔歎地在宇宙間消失……想了一個夜晚。

G ■ 雨後

「你聽到那山溪流水和蟬鳴聲嗎？」

紫一思：山意

午覺醒來，雨已過，風仍吹，吹來濡濕的寒意。我有點後悔錯過了這一場突來的雨，午睡前天氣悶熱得提不起一點勁去看書，天空恢廓得無一絲下雨的跡象；醒來時時白葉窗外的景緻換上了新裝。這是喜悅的改變，我說不出夢中無法見証改變的寂寞。

倚樓下那條靜靜臥着的黃泥路不再砂塵漫天，路旁的那幾棵松柏掛滿了晶瑩欲滴的雨珠，一陣風兒掠過，便嘩啦啦地落下，歡唱着大地的新生，與自己又一次的投入母親的懷抱。

我伸展了一個懶腰，拉開窗帘便悠然看見那互綿囑囑的山巒，挺拔於重重霧靄中，向每一顆愛山，愛山底幽情山底湛靜山底崢嶸山底穩重的心靈，展示着高超底英姿。我的心於是就靜不下來，遂攜一架翠綠與綠的向山的感情，逆風來到了山下的幽谷。

藥蘩蘆葦莽叢迎我以一個千百抹畫意詩情底感受，落葉的等待，散發着氤氳底柔悅。潺湲幽咽向山細訴着別離的相思，山祥和地覆溪流以千顆萬顆光滑的卵石，一段愉快輕緩的奔程，送流水欸歎游去，游向沒有盡處的盡處。

抬望眼觸目山之巍峨姿容，我胸中就滿堆着引吭高歌，高歌若山般底豪邁粗獷雄壯的欲望；雨後的山，感覺上是更穩健更沉默更奧邃莫測……我折了一枝茅草花，她在風中隨風飄去，心靈深處交織着淡淡的喜悅和憂思；我是個容易爲大自然所折服的人，看見大地充滿了朝氣與新生，我心中就塞滿了希望，看見大地的恢宏幽玄，便深覺自己的渺小。

山在歡迎我；蜿蜒迤邐向霧靄蒼茫的山徑，正靜靜地待候我踏上。我和山上的瀑布水間，樹林野花，也有着一個深遠的盟約，但我始終沒投向山；雨後的山道不好走，雨後的山景太撩人傷情。

坐在溪旁，望着湛然的流水正馳向一個神秘的旅程，我依然憶及許多來。想起華茨華斯的「水仙」，想起瘋狂愛着自己底水影，而爲水淹死的納西瑟斯底淒迷美麗；想起挾了豎琴或七弦琴，從一鄉流落到另一鄉，從一鎮浪蕩到另一鎮，在人們的宴會上或市集中唱着荷馬的「依里亞特」和「奧特賽」的行吟詩人，想起唐朝的詩賢擎劍出遊，或胸吞谷壑塵寰，放歌人間苦難，或在竹林中飲了竹青酒而狂書美句高吟時代的絕響，也想起了屈原汨羅江濱，「衆人皆醉，唯我獨醒」的寂寞；項羽拔劍自刎烏江畔狂喊着「天數呀天數」的悽壯；尼采爲了哲理底探索追求而年老發瘋於鬧市的悲哀；海明威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死亡的蒼涼……大地闐寂，冥然沉思，我總會激情地想起一些愴惻的事情，迷茫的人生，就無奈身旁可

亦筆的詩：步——給父親

您走着祖父走過的路
我踏着您的踪跡走來
泥濘滿沾您我
雙足，嘗洗濯溪中
溪流沸爲赤血
焦灼您的壯色
燙傷我的
年華

（草地草地

草地呀泥濘

隔着呀一道

江江

江呀一道風浪澎湃的江）

彼岸草色青青

您因此要跳江而往

因為雙掌胼胝

紋絡模糊您找不着方向

而任狂瀾吞噬

流逐。江口

有祖父的浮屍

肩膊負着沉重的包袱

解開全是未蛻化的

蟲，爬上

掙扎喘息的您

循着您留下的淚痕

我越過莽荒來到江濱

滿目踉蹌蹣跚的足跡

舟何在，舟子何在

決潁濤浪，我跪以

無助的垂首

（草地草地

草地呀泥濘

隔着呀一道

江江

江呀一道風浪澎湃的江）

我唯有擷了滿目

彼岸青青的草色

烙焦體上的創痕

重返莽荒

伐木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三日）

豪情

周喚

說着黃昏 夜便下來

掩過你的豪情

此去經年 你有如山的壯志

這裡並不現代

假傳統要稱王

天地雖大 井底蛙

猶痴人說夢 曳蛙聲

破繭彩蝶飛出去

莊周與夢 明日分曉

生命該擲向遠方

回來時 便不帶脂粉味

不用咀咒 如箭在弦

弓拉滿就射出去

單不住的

是意志

是意志……………

一上路 你便成劍客

不描繪悲哀

走得瀟灑 要懂得拔劍

因路上妖精鬼怪多 不然

客死異鄉

死無葬身地

結

最使人疲倦的

是披紗走過的雲和它幻化的色彩

是你自以爲已經勘破幻象之幻象

古羅馬的宮殿英雄的雄辯

支撐不住倒塌下來的燈流聲浪

滾滾長江翻越不出白花幻滅的泡沫你仍是

魚

在魚和魚之間絕望的

泗 絕望的

吞吞吐吐

便再橫渡三千弱水亦望不見甚麼

可以挽留可以被挽留的風景

而你猶不願丟棄引領腳步的破鞋

猶固執於悠悠的天地愁鎖娥眉的風雨和霧

沙禽

在疏落的殘照裏

說

當蟬

蟬蛻晨昏和露水

不再鳴唱

當永恆的冰河洗盡顏色

吾將是

一株沒有掛念的靈芝

在寒霜雪白的蒼茫中

子凡詩六首

● 筷子

竹製的

木製的

玉製的

象牙製的

銀製的

筷子

是咱們吃飯用的

三千年了

才從水深火熱的湯里

夾起一粒

圓滑的

鵝蛋

噢！原來還是姓林的夫婦

● 梅花

貼了「開枝散葉」的揮春而猶未那回事的
老花販猶辛勤地洒水
含苞待放的

梅花，是打老遠切斷
運來應節的

插在花瓶裏

梅花是斷不會生根的

只燦爛一陣子喧嘩一陣子

每逢新年

叫他們感到

春。叫他們快樂

叫他們回憶

叫他們傷口發炎

一九七八、二、廿二

以傾訴的人兒經已遠離，而山水，又聽不懂我的話語！

風仍吹。有些狂野。

我赤子底心靈在風中流落；誰知告時何時？……………

（七七年十二月廿日改寫）

註：「讓我是一片葉吧！

讓霜染紅，讓流水輕輕行過……………」

乃出自周夢蝶詩集「還魂草」之「樹」一章。

● 石猴記

我坐在吉隆坡繁忙的小巴車站，獨看《西遊記》。

用整座城市的

噪音污染冷漠匆忙勢

利匆匆冷漠污染噪

音污染冷漠匆忙勢利

熊熊的五味真火

烹我？

呵！

我乃大鬧天宮

打翻太上老君煉丹爐的

齊天大聖

今生不幸爲人

仍頑強仍傲骨只是靈氣全無

掉入凡塵被如此煎熬欺凌

竟煉不出世人一變炯炯的

錢眼金睛

七十二變的咀臉

一個筋斗高高吊起的本領

一九七八·三·廿八

● 我的歌

我們唱着歌

哼完一條街又唱完一條巷

逆着野狗的吠聲要唱到天亮

夜這麼深寒這麼蒼涼

我們獨行獨醒

不唱歌做什麼呢？

只要有一盞微弱的街燈

我甘願是一條路

瘦小的也罷

讓你走到天亮

一首歌

短短的也罷

讓你反覆吟唱

一九七八·一·十一

● 水

由于太過太過冷了
我凝固起來

展示固體的堅固
冰的冷度

別以爲我只有液體的
懦弱，只往低流
只適應遷就

太過太過熱了

我的意志是沸騰的
灼燙
向上

常溫下，我是
水，灌溉只灌溉

● 營火之外

開始是大合唱，滔滔江河一瀉千里
唱到緊要處

猶疑成

一大片

沼澤

就這樣停止這樣就停止嗎？

都睡了、靜了

喃喃的夢囈和鼾聲是唯一的

高音，越唱越壯懷激烈越不知所云

一兩個被寒流冷醒的

用不甘心的枯枝

撥動篝火餘燼

飛起的幾顆

星火

是看透黑暗的

他們的眼，却又悄悄閉上

自由・詩人

秋吟

（媽媽？爲什麼我們要逃？小小的心靈，緊拉着母親的衣角，不知爲何家園已失，不知，
每一步的逃命，都是奔向自由。）

聽到自由內在瓦解的聲音

舌根兒在空間 沾滿血腥味

赤裸的枝樑 指向蒼天

緣何不知 貪婪的魔鬼

吃着 人類殷紅的自由

教室沒有鐘聲 童話裏的天使不來

媽媽，誰是最後唱聖誕歌的人？

多少血淚 換不回骨肉親情

戰火中灰化的熱血 化股輕煙

在長空萬里

書你滿腔的憤怒。

詩人 你是英勇不屈的自由火神
你是黑暗中最清醒的一根火柴
點亮自己
點亮 人類自由的心靈。

我相信我自己

林煥彰

我睜開眼睛，並未看到
所有的事物；
我閉着眼睛，也非一無所見
我堅決相信：
我的眼睛，不僅是對外的
因為我看到了
我最深的內里，清楚地
疊着幾重身影；
過去、未來和現在，一樣親近

寄自台灣

碰

張宇川

錦瑟何來無端
那夜相遇在緣的道上
誰也不願迴避
我們都願一碰
激出了生動的聲浪與音符
把夜都陶醉了
濃濃夜色也隨我們年輕起舞
踩着無章法的舞步
是的我們都醉了
醉在聲浪與音符躍飛的時刻
彷彿一伸手
就可把星星摘下
一側臉竟是夕陽下

今夜是永恆的夜晚
妳我已成一道精靈
在舉睫的一刻
竄進對方的瞳眸裏

風客詩兩首

某個夜晚 · 魂離

午夜夢迴，窗外的夜以另一種眼色窺探我
擁被而起，意識掉落夜之深淵

路燈暈黃的微光

照我小小心房緊掩的孤寂

夜正寂寂，無聲黑夜

誰是唯一的清醒

意識流向窗外，伴着魂離

此刻，誰是我是誰

世界忘我世界

● 推被下床，寒意自腳底冒升

數聲咳嗽自隔隣亞婆的家傳來

似我脆弱的心，應和無邊的靜寂

倉促間脚一滑，回首
一具尸體躺在床，面目模糊
夜

逐漸直起了腰

我找不到一處可躺下就永遠的所在

鞋子

我從來就沒有埋怨過甚麼的
甚

麼

生下來就有個使命

我不敢偷懶

選擇亦徒然

你要我時

我是最聽話的僕從了

稿于七七、十二、四凌晨三時五十分

我的脾氣是最涵養的了
在脚與脚之間完成了自己
天生是啞巴

唯一的語言是沉默

我是最忠心的了

只要你不負我

我不會先負你

而去

有一天你不要我時

將我棄之後巷

我也不會埋怨甚麼

我知道這是我的下場

最後

七七。十二。九。馬來西亞。

采多詩兩首

悼猪仔灣

血肉

舖平荒夷

瘦骨

與野草共焚

薰出一絲裊裊

炊烟愁苦

大舫船

龍骨已朽

泥脚印

隨濁水滌去

誰知

猪仔們落脚何處

偶爾有人提起

豬仔灣何處

答他

與葉公同葬

歷史的荒墳

已不着痕跡

南來

源自古國的遙遠

飽嚙文明豐澤

譜一曲黃色滄桑

流向蓬萊之外

重投一片陌生

褪鋒芒於彼岸

以行僧的苦心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八日子隆）

咀嚼另一個原始的空寂
心存一念
化野樹爲明日的菩提

一九七七年八月初

不安的夜

潘天生

夜色……

百葉窗前

薄薄的霧在一棵紅毛丹樹的葉尖上
織串成露，晨縷不再風采

被狙擊而瘡痍，啊

啞劇的夜竟還有一陣狡猾的風

雨不來，晶瑩的露珠

是一顆令人厭膩的暗瘡

心苔是也是綠色的

腫痛是也是灰色的

疲憊且呆訥

呆訥而身疼

身疼而盹暈

夢是懵了

魚與熊掌

中間是一條分歧的路

很容易掉入八打舜的迷宮裡

我是新來的客人

夜裡不知要讀那一樣的天色

稿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廿一日晨
修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廿二日夜

日子

極凡

雞啼聲未盡
昏鴉歸巢

家的石階和鏡子

長滿青苔

靜默的我

看你們悄悄從窗口爬進

又爬出

怎麼我抓不着你們

怎麼家人都不出聲

深深暮

濃濃煙

你們打庭院經過

消失

飄渺在暮煙

回家路

潘友來

呼呀呼呀，呼呀呼呀！

喘氣聲在微揚起的灰塵中發出，兩個人影在陰暗的天氣下四隻手飛快地划動，書包跟着他們的身體拋跳着。兩人哈哈阿跑，眼前很快就染了片水點，馬徵民大喊：「小玉，快脫鞋。」

「下雨了。」

他們順勢一拖，身子彎下去鬆了鞋帶，拔出腳獨立起來脫襪子，小玉站不穩，哎聲跌倒，一隻腿還提得高高的。馬徵民上前捉住她兩臂交差着把她撐起來，小玉按着泥地的手掌不小心滑在馬徵民白衣上，把某某小學的徽章蓋髒了一半。

兩人一讀四年級一三年級，每回放學遇着雨，總是趕緊將雙腳鞋襪脫個清光拿在手上跑，老怕給弄濕了明兒沒白鞋可穿。

馬徵民掃掃白衣說：「不要緊。」

沾水濕了的泥漬却在小玉校服上老大的印上一大塊，嚇得她扯住兄長叫：「三哥，今天才拜二，我的衣服要穿到拜三的。」

馬徵民伸在她裙子打了幾下，也就哄道：「不要緊，一點點吧了，我們叫大姐快快洗

給它乾。走。」

「跑！」兩兄妹拔腿便朝家的路跑。

泥路在前頭斷了，轉了一個大彎。

貧窮孩子就是苦慣，在風雨中也跑慣了。兩兄妹直嚷着要到了。快。快。要到了。

小玉邊跑邊喘着叫：「三哥，今天看誰先看到家。」

「來啦！」

兩人全力向轉彎處跑去，一到彎口，都使勁一轉，大喊：「我先看——……」話未說完，都沒了聲音。馬小玉跟着一聲大叫：「啊——」

馬徵民拖住衝勢，僵了一會。瞪着每次一轉彎都能遠遠望到家的前面，奇怪地自言自語：「我們的家變沒有去了。」本館地又追前了幾步，探探頭，又叫起來：

「阿有兵。小玉妳看有很多兵。」

「三哥——」

馬徵民聽叫，掉頭看，才發現小玉坐在泥地上拾住右腳盤，一眼看到紅紅的，血，連她雙掌也染紅了。他趕忙趨前，捉住小玉腳問：「為什麼會流血？」

「我不知道——這麼多血。」

「我拉着妳，我們快快跑回家。妳看有很多兵。」

馬小玉撐起身子，縮起一隻腳，讓兄長拖着跑，跳一下，泥路上便滴了一滴血，因為要快，就把腳輕踏着地跑，沒幾步遠，已留了一個個顯明的血印。馬小玉吃痛，又跌坐下去。

「很痛。」

「三哥很痛——嗚——」

馬徵民看看自己手上也有血，害怕起來：「小玉不然妳坐着，我跑回家叫哥哥用腳車來載妳。」

「很快的。」

「三哥三哥。」

「三哥你替我拿鞋回家。不要濕了明天沒得穿。」馬徵民接過鞋，看見紅紅的血印，趕緊向前跑去。

(二)

他一路朝家跑，跑了一段路，因不像往常看見家在前面一步步大起來很快就到，這時反覺得非常遠不知到了沒有。氣呼呼的滿腦子漸漸漲到亂紛紛的。呼呼呀呀叫，就是奇怪先前看到兵，看到家變沒有了的納悶也就又浮了上來。心中一直不明所以：「我們的家爲什麼變沒有了？奇怪，變沒有去了。」

「這麼多兵來，嘩。」

「啊阿力的家也變沒有了。」

終於跑到，馬徵民看到地上橫橫直直交打着一堆堆的板牆板柱，很多屋都不見了，而且非常嘈。他突然被一聲狂吼嚇了一跳，轉頭找着，見到一架巨型推坭機正吼，用堅硬的推板把一道板牆給推倒。

「碰隆。」僅剩的牆全倒了，只聽到人聲叱喝，馬微民轉身，見到李聯泉叔叔在一旁，忙跟上前問他：「李叔叔，他們為什麼推倒阿南伯的家呢？」邊指着才倒的那間問。

那個李聯泉正對記者說話：「……是，我是這裡的議員，你記下，我叫李聯泉，這裏的議員。哦你沒有帶相機來？還有，你記下來，說我會為他們向有關當局交涉。我叫李聯泉，是這裏的議員……」

「李叔叔，我爸爸和哥哥他們呢。他們為什麼推倒阿南伯的家啊？」

李聯泉這時正喘了口氣，也就對他喝道：「嘈什麼！阿南伯的家是非法木屋啦不准建！」

「我們的家呢？」馬微民再問，李聯泉又已纏着正欲走開的記者。又在數到：

「記者先生，我忘記告訴你，我是一連作了幾任的議員了，從大概一九六十六，六十八年啦……還有，我有一個兒子在美國唸書，一個女兒……」

馬微民不得要領，四處張望着，心中千萬個奇怪地觀看，一方面也希望能見到家人問問一下自己的家怎麼給倒了？

轉呀轉也不甚在意；倒是這種罕有兵又多人又多的場面更吸引他。還好一個雙手抓着他傘的小女孩看見了他，跑過來向他叫：「三哥。我們的紅毛樓被壓偏了。」

「在那裏？」

「哪，一定在裏面。」小女孩指着本來屹立着他們屋子而如今只剩下一堆木板的地方說：「我來不及搶出來，家就倒了，壓偏了。」

「這樣二哥一定要給老師打，他明天圖工節一定要交給老師的。二哥呢？」

「不知道阿，怎麼辦好？」

「我也不知道。」

「小妹，爲什麼我們的家會倒。」

「兵拉倒囉。」

「騙我。爸爸媽媽呢？」

「在那邊跟他們相罵。」小女孩說着領頭走，却找不着。

「三哥以後我們要睡那裏？」

「我不知道。」

兩人四處張張望望，只見一片剝平的木屋土地上，有許許多多兵。兩輛巨型推泥機轟轟怒吼，正作勢要向一間猶屹立着的木屋衝去，却沒真的衝前。周圍除了兵，還有很多人。馬徽民和妹妹慢慢也圍上前去。

「小妹妳說這麼多兵來作什麼？」

只見她嘟起了嘴，叫道：「他們不好，硬硬要拉人的。剛才他們也是拉爸爸和哥哥。」

「不是啦，我看他們一定是來救人的。有沒有，那晚我們看電視機時，他們都是這種兵來救人的。」

「沒有。壞人。」

「不要亂講，我說好人。」

「剛才我要進去搶我們的紅毛樓出來，有一個就是硬硬抱我出來不給我進去。壞人。」
「我說好人不要跟妳說了。」

突然一陣尖罵聲蓋過推泥機的引擎聲衝了過來。馬微民叫道：「小妹，爸爸在那間屋子，我們跑過去一點。」

兩人踏着木板，崩跳着朝那間木屋跑近。只見裏面正有人拖拖扯扯，他小妹看了又叫起來：「哪三哥你看，我說是壞人，他們又要拉人了。要打架那樣的。」

木屋那邊正是一羣居民擁在那間正要遭拆除的最後木屋中，以迫使中止拆屋。而有關人員正在那兒勸說彼等離開、爭持間，便引起了相罵。

「微民。小妹。雨大了你們還站在那邊做什麼？」兄妹還在指手劃腳時，被一聲輕叱扯住。兩人掉頭看，見到哥哥微國正幫着搬移一些傢俬，也淋濕了一身——也許其中多是汗水。兩人趨前，微民說：

「哥哥，我們的家沒有了，要去那裏躲雨？」

「……」

「——來，站過來這邊。」微國走開拉了條粗木板，叫弟弟站上去在樹下避雨。才走沒幾步，突然聽到小妹叫聲：

「三哥你的手流血。」

微民原來是把手上的東西和小妹交換拿傘，遞過去時被小妹這話嚇住了。微國回轉身拉起弟弟的手擦了一下，把血漬抹掉了，便隨口問：「那裏擦到的？」

再看弟弟時，只見他臉色突然變的慌亂轉白。「小玉——」
「噢小玉呢？」微國轉眼才清楚看到那兩雙鞋，搶起來看。

「是阿三哥，二姐沒有和你回來。」

「是小玉的血。」

「小玉什麼事？」

「在那裏？」

「我不知道，她在那邊等。」

「快走！小妹別來。」

這時，雨勢稍轉大了。

馬微民一跑便沒命地跑。心鹿鹿跳，腦子又漲到有點亂昏昏了。下了泥路，拼着命喊：

「小玉，坐，在，前，面，等。」

微國拔開大步越過弟弟，微民趕在後面，想：「小玉一定濕到完了。慘了，明天不知道會不會生病。」

沒得多想，就隱約望到前面一個人撲倒在地的身影。微民喊：「小玉，哪，在，前，面。」

微國早發現，一顆心全跳到了喉，放聲大喊：「小玉！小玉！」看沒一點回應，趕到一看，嚇得呆了。以爲那一片深色的水漬却都是血，從小玉的右腳盤伸延了開來，一大片。

「小玉小玉。」

微國抱起她身子，掃了她幾巴掌仍無聲出。

微民衝到，看到哥哥抱住軟癱癱的妹妹，看到泥中的血色，腦子閃電起了個想法：「小玉死了！」

「小玉死——」

「小玉。」微民搖搖妹妹身子，「哥哥小玉什麼事？」

微國正拿起小玉的右腳盤，抹出鮮血一直湧出來的傷口，看到很深約三寸長的傷口，像給玻璃或利器割到。趕緊用手掌抵住了傷口。

「哥哥你手上也流血了。」

「是小玉的血。微民，趕快去叫爸爸找車來。」

微民看了妹妹蒼白又都是不知淚或雨水的臉，搶了小玉書包急急站了起來，胡亂中又叫了起來：「我去叫兵來。我去叫兵來救人。」只聽得哥哥還在喊：

「叫爸爸快點。」

微民用力一轉身，拔腿就衝——

「叭——」

一聽汽車緊急的喇叭聲，微國掉頭一看，心中剎時沒了感覺：一輛車子正撞着微民。

車子在微民身前煞住。

司機在車裏鬆了口氣，正是剛才在採訪新聞的記者。他下車上前摸了摸微民的頭，安慰了幾句。轉身發現微國雙手抱着一個軟在他身上的女孩，還都是血，趕緊趨前。

「什麼事？」

「我妹妹，可能是流血過多，昏過去了。」

「快來，上車。送她去醫院。那是那弟弟吧，沒撞到。」

徽國趕上車，喊着弟弟：「沒有撞到不要怕。你回去跟爸爸說我帶小玉去大醫院。叫爸爸拿錢來，我身上沒有錢。」

徽民掉頭望了地面的血紅，抱住了書包就跑，邊在想小玉不知道會不會死，這次死了，流那麼多血……

(三)

朝回家的路上飛跑，馬徽民在雨中感到徬徨無助，不在乎由雨淋，停停便唸聲這次慘了。想到父母時，就害怕起來。一瞥眼看到手上有血，吃驚站住，但抹了下面擦去；初還以為是被車撞傷了。心想：「是小玉的血。」撇下頭，突然想躲到家裏一個角落藏住。

「抬頭，那裏還有家的影子？」

站在那兒呆了許久，沒有想什麼，就老白白的一个人在那。突然一串氣急敗壞的叫聲傳到他耳裏：「林伯林伯。」

「林伯，那邊好像有人流了一大堆血。您去看看。」

一名鄰居正對一羣擁在木屋裏的人不知說了些什麼，只見在比手劃脚的。跟着又聽到那人高聲叫了起來：

「血，我看是血。一大片。」

馬微民突然見到父親急急地撥着人羣，把頭四處探望，像在找什麼，身子不由的縮了縮。接着便聽到父親大聲喊：「阿國。阿國。」

「阿國你在那裏？」

微民聽到找哥哥，更嚇了跳，一閃縮在大樹後面。父親喊了幾聲，便和那鄰居飛一般跑出，直往小玉昏倒那地方跑去。還聽到他發急的聲音：「會不會阿國出了什麼事？剛才還看到他在幫手的。」

「三哥快來。」馬微民小妹又捉住那把傘跑過來。

「三哥，爸爸跑出去了，不知道什麼事。」

「小妹，妳不要說我躲在這裏。」微民拉近小妹。

「哥哥和二姐呢？」

「不要講大大聲。」

「二姐不知什麼事流了很多血。哥哥帶她去大醫院。」

「我去跟媽媽講。剛才爸爸找哥哥。」

「不要。——等下才講。」

「流血會死的，我要去跟媽媽講。」

「媽媽會打我。」兩人爭着許久，看到父親又跑了回來，馬微民抓住妹妹緊緊躲藏在樹後。探頭望時，就見父親已找到了母親不知正說什麼，跟着聽到母親喊：

「阿蘭——阿蘭——」

小女孩聽母親叫，掙着要出去。「媽媽叫我。」

「阿蘭！」

「爸爸也叫我了。」

微民拼命捉住小妹，那邊父母親却一聲聲喊，直叫他又怕又不知如何是好。兩人在傘下扯拉着，也被看見了，父母親正向他跑了過來。

「阿蘭，妳看到哥哥嗎？」

「噢阿民，阿玉呢？」

倆夫婦幾乎是同時開口的，馬微民嚇得呆呆。小女孩還嘟嘟嘴對母親說：「我知道。三哥不給我說。我統統知道。」

許多人聽說泥路一大片血漬也都圍了過來。馬微民一伸手就捉住他雙肩問：「快說，阿國和阿玉出了什麼事流那麼多血？」

「我不知道。」

「還說不知道。」他伸手就要掃過去，倒被捉住了。

「小孩子，別嚇壞了。」

「阿民，你說，你哥哥和阿玉什麼事？」

「……」

「爸爸打我。」

「不會打，你說。」

「快說，什麼事？」

「小玉小玉不知道什麼事流了很多血，哥哥，哥哥帶她去大醫院哥哥說沒有帶錢，叫爸爸拿錢去……」

「叭！」還是一掌掃在微民臉上。

「還不早說。」

微民見父母轉身去，臉上熱辣辣的，又害怕又吃痛的哭起來，一轉身要跑，家又沒有，往何處去呢何處何處……便又跑向那棵樹。天空暗暗的一亮閃電划過，轟隆巨响猛雷落下，只聽到啊——尖叫——

馬微民的小身子撲地倒下。

「阿民——」一個迅速衝到的人影高喊，有人見他身子晃動趕緊伸手扶住了。

「阿國。」

微國扶起弟弟，胡亂叫了句：「小玉好了，微民你不要怕。」

他父母這時已發現他，便衝着問：「小玉怎樣了？」

微國抱住弟弟一吸氣直立了起來，邊說：「我輸了血——」才說眼前一黑，人便昏倒。朦朧中非常敏感地聽到那轟轟的引擎聲，像剛才在醫院一樣，因為放不下這裏，便要記者載回來。

這時那輛推泥機的怒吼更刺耳地打在他心上，微國一刺激反睜眼醒過來，發現正被鄰居

圍着挾坐在木板上，他一眼望出去，突然喊了起來：

「快——快——他們推了。」

衆人才一呼喝，已聽到叱咤巨响，最後一間木屋也終於倒了下來……

瘦離者

張瑞星

他面向窗。窗簾呖呖咽響。八月上午漸漸移射入房來的陽光照在他手中的小說上的藍色：『康同的歸來』。他，方謹鴻，高中畢業，獨自背井離鄉到這兒唸中學以來便是這斗室的租客。陽光耀落一大片在地上，窗簾浪濤地掀上，落下。深灰色的土敏土地面又黯沉起來。板牆上被地上的陽光折射映亮的玻璃鏡也黯然昧暗。方謹鴻擡起頭來，他看不清楚鏡框中紙上的字。London Chamber of Commerce。他曉得上面的字。方謹鴻在學校唸的也是商科，又在畢業後考取了牆上那張證書；可是「他寫詩，作過詩人的夢」。他的眼光一直在這一頁上兜移，偶爾捕住一二句。他不知道自己爲甚麼要翻閱這本書，而不是書架上那麼多書的另一本。陽光直面射進來，他本能地閉上眼。手中的書跌落。

窗外。橫披在地上的老橡樹架架巨大的屍體。失却膠汁的廢軀，終於在嗡嗡噠噠的剗伐機聲中倒下。陽光下，蒼悵的軀幹與默言作最後的掙扎的巨根虛無着落寞着。不甘結束的生命終於結束了，失敗地伏在原始的土地上，風中的歌聲頓成絕響。一個月後，草坪與橡園是一片平坦的空地，然後建築商與繪測師來了，然後……方謹鴻張開眼。陽光和風嘖嘖的哼唱。我必須離開這些陽光了，在草坪與橡園被剗平成沙漠之前。否則，我也會被隱沒。我爲甚麼要離去，枯守着漸漸無聲的窗外即將沒頂的孤域，那像河離去後畢露的黑泥沼澤？我爲

甚麼要離去？像河不受潮流與月光的驅使，離棄岸而自我放逐流向另一座岸的追索。

去年雨季，方謹鴻沒有出門一步。他一直在思慮遠走流浪的召喚。他依稀看到遠景——一閃而逝的遠景，幻視着。原來我還可以看到遠景，祇要我願意。祇要我願意，在這古老的房屋拆除老房東迫遷之前，我原可以離去的。他漸漸發覺，即使在陽光下，街道上的聲音也是空洞的，沒有一絲迴響。走在路上，正如走在薄薄如冰片的天花板上，路隨時會迸裂。過去的經驗世界、意識裏的悟識，不斷地迴返旋轉。慘綠的生命走馬燈地浮華着，即將滅熄，但是依然有令人戀棧的地方。方謹鴻畢業一年多了。依然無所事事。每月收到家裏寄來的信與錢，他都有自殺的衝動。他天天讀自己愛讀的書。一個月裏祇出幾次門，每次都是去買書、看電影與寄信，而不是理髮或添置衣服甚麼的。有時他不禁懷疑，書與電影，能確保甚麼美好。他看到行動與參與的快樂與激情，可是參與行動背後的原動力呢？髭鬚夜空的星子，存在然而無光。他看着聽着許多人離去，而沒有想到自己也有離去的一天。他遲疑着，把因外地的來信引發追索與流盪的激奮蘊藏起來，像苦旱裏壓制着泉水的渴望。雨季終於過去了。晚上的雨聲再也聽不到。陽光在第二天早上，髭鬚爲他昇放的從窗縫擡進來。他打開窗，耀目燦爛的美麗晨光一大片沐浴在他身上。慘淡的歲月過去了。他走在街上。空洞的聲音依然在陽光下響起，像沒有水簾的荒地的無調之聲。回到屋裏。他看到剗伐機已開駛到這塊園地來了。老房東急不及待的要發展這塊土地了。我頓時感到自己的世界被侵犯，自己髭鬚在廢墟中生存，而這個浮沙上的地域勢將陷沒。我還飛得動麼？我還飛得動麼？他又坐下來埋首書堆。機械馬達聲在窗外的草坪橡園嗡嗡噠噠嘖嘖轟響，橡樹擺盪着不甘倒下而一株又一

株被連根剷倒。他近乎沉迷地讀書，和着心跳的節拍。

黃昏。暮色漸漸黯暈。方謹鴻在蒼茫裏讀着海明威的短篇集『沒有女人的男人』中的『殺人者』。

「我就要離開這兒了。」尼克說。

「很好，」喬治說。「那樣也好。」

「我一起起在房中等待着，明知就要被害的他，我就難過得受不了。這真是太可怕

了。」
「那麼，」喬治說：「你最好別去想它。」

我重複唸着這些對話。暮色終於黑黝黝地黯下。在黑暗裏，我擡起頭來，窗外的夜空，星子閃着遙冷的亮光。晚上，我於是走出房間，向坐在廳裏的老房東說：「房子到月底不再租下去了，我就要離開這兒了。」我已決定了。我的生命中將不再有雨季，我要遠離這多雨的地方了。我感覺自己在這剎那間獲得了解放。「爸／媽：我不再住這兒了，你們不心再寄錢來。我就要離開這兒到外地去，我會照顧自己，請你們別擔心掛念……這裏不久就要拆掉了……」我寫了又撕，撕了又寫，最後才寫成這樣的信。爸媽會掛心的，我知道。但我要離去了。

方謹鴻拾起地上的『康同的歸來』，放在桌上。他在記事本子中翻出一枚郵票，把昨夜寫好的信封上，貼上郵票。走出房間，他推開大門的木柵，沿着屋外的小徑向柏油路走去。

受辱者

李肇

我一翻開今天的報紙，就看見那個人的照片，原來他已經死了。新聞說，他的屍體是在一條僻靜的後巷中被發現的，身上中了數刀，兇器還插在胸膛上。

死了？這個在現實中及在我惡夢中時常向着我邪笑，而使我精神大受干擾的傢伙，真的就這樣容易死了嗎？我差點不敢相信。

我忍不住再看一下報上那張從他身份証上拍下來的照片，雖然在照片裏他並沒有露出那種我一輩子也志不了的邪惡笑容來，但一看到他那猥瑣的相貌，我就像見過了毒蛇猛獸似的，說不出的厭惡，便又把報紙放下。

我記得，第一次看見他，是我剛進工廠兩三天的事。那天傍晚放工後，我照常在外面路邊等巴士，突然，臉上竟被人從後面摸了一把，我立刻下意識的回過頭去，眼前就出現了一張邪笑着的醜臉。

這張看來有四十多歲的臉，就長在一個高高瘦瘦的身軀上，那得意而滿足的笑意，實在令人連多看他一眼也覺得討厭。我在突然間遇上這種莫名其妙的事，還拿不定主意該作出怎樣的反應時，他已邁着八字脚走開了，那雙手却硬梆梆地撐開向外擺動，整個人看上去活像一隻缺了幾對腳爪的螃蟹一樣。我怎麼也想像不到一個人走路的姿勢居然會難看到這種程度。

的。

那一次只留給我一份驚愕和滿腹狐疑。他爲什麼要摸我的臉呢？會不會只是想跟朋友開玩笑而却認錯了人？

過了幾個星期，我下班等車時，臉上又被人從面摸了一把。一看之下，又是那張邪惡的笑臉，這回甚至笑得更得意，更滿足！

他絕不是認錯人，也絕不是開玩笑。從他猥瑣淫邪的笑意中，不難猜測到他那可耻的動機。

這種通常只有女孩子才會遭受到的輕薄，如今竟發生在我這堂堂男子漢的身上。他要不是心理變態，就一定是個同性戀者。一想到這點，我就差點作嘔。活了十七年，這可算是我遭遇到最大侮辱之一，但却又完全奈何他不得。

如果是女孩子遇到這種事，大可以喊非禮，自然會有路人抱打不平，揍他一頓的。但一個又高又壯的大男孩若爲了臉頰被人摸了一把而喊起非禮來，或像潑婦罵街似的向他痛罵，不但不能使旁人同情，而且反會成了大眾的小丑，被人引爲笑談。要是親自動手揍他，把事情鬧大了，論起理來吃虧的反而是自己，因爲男人摸摸男人的臉不算什麼，只有當街打人才會有罪。所以，我唯有用憤怒的眼光直射他，恨恨地目送他消失在人羣中後，一股怒氣還積在胸膛裏久久不散。

我平時很少會憤怒到這種地步，除非是尊嚴被損害的時候。在工廠裏，就常會有這樣的情形。

做一個製造鉛質小筒的機械操作學徒，本來不戴手套也可以的，但我才剛踏入社會做這種粗勞工作，爲了保護那雙容易磨損的手，便買了雙手套來戴。怎知却被同事取笑，嘲諷說我的手是雙嬌生慣養的女孩子手。我的自尊心大受傷害，但仍極力忍着。最可惡的是那胖子管工，終日吹毛求疵挑剔我的錯處。上個星期，他竟在「大羣女工面前罵我工作差勁，人又愚笨，「找大便吃都找不到」。在那些流露出同情、憐憫、漠然，或幸災樂禍種種不同神情的眼光注視下，我羞慚得無地自容，感覺到尊嚴已被撕得碎成片片了。

那天下班後，我一時衝動，竟去買了一把彈簧小刀，每天帶着藏在袋裏，準備萬一胖子管工再損害我的尊嚴，使我忍無可忍時，就拿出來跟他拼命。我是個性格矛盾的人，有時雖胆小怕事，但衝動起來却不顧一切後果的。幸好管工一直沒有再給我什麼重大的侮辱。不然，我真不敢担保在工廠裏會有什麼事發生。

至於那容貌猥瑣的傢伙，後來又出現過很多次，總是神出鬼沒的來到我身後，摸一下我的臉後，又像幽靈般的飄走。有幾次被我及時發覺閃開，他摸不到，就若無其事地走了。

有次我上了巴士剛坐下，赫然見他也隨着上來，走進車後去坐，我不禁暗暗担心，怕他会跟踪我下車回家。誰知只過了一個站他就下車了，走過我座位旁邊時，又快如閃電的伸手輕輕碰了我的耳朵一下，我想閃避也來不及，眼巴巴看着他如一陣風似的下了車，還回過頭來露出一個滿足的邪笑。我實在不懂他是什麼居心，跟隨我上車難道只爲了碰一下我的耳朵？

我逐漸發現自己彷彿越來越害怕他了。一見他出現，就連自己心跳的聲音也聽得清清楚楚

楚，只好像躲避惡鬼般的躲開他。有時在夢裏也會被他那邪氣十足的笑容嚇醒，而驚出一身冷汗來。我不明白他為什麼老是不放過我，更不知道他究竟想從我這裏得到什麼，在我心目中，他簡直不是人，而是隻邪惡的鬼魅，所以我才那麼怕。

最後一次在巴士站看到他時，我不敢上巴士了，反正工廠離我家只有三個車站的路程，我寧可走路回去。誰知他竟一直跟在我後面，似乎又隨時準備衝過來摸我的臉一下，甚至做出比這更可怕的事情來。

當時天色漸暗，路上的人越來越少，我連忙轉進小巷，希望能擺脫他的追蹤，可是他卻陰魂不散似的窮跟不捨，而且越追越近。我雙腳開始發軟了，心臟差點要從口腔中跳出來，慌亂得不知所措，只希望那又是一場惡夢……。

事實上那並不是夢，而是千真萬確的事，而且才發生在昨天，也就是他這一生中所度過的最後一天。今天的報紙經証實，他已成了一宗兇殺案的被害者了。

這一類的兇殺案經常都會發生，兇手行兇後就消失無踪，茫無頭緒，的確是最使警方感到頭痛的。

我敢相信，此案兇手並沒有留下什麼線索，那把插在死者身上的彈簧刀上根本就不會留有指紋！

——因為，我向來有一個怪癖，就是每天放工回家時，手上都仍然戴着那雙工作時用的手套，而昨天當然也不會例外。

唐僧和西牆

商晚筠

唐僧小時候的乳名原來不叫唐僧。

沒見過那一家小孩像他那樣，上了八歲，給人的印象傻楞楞的一副白痴相，連爸爸媽媽哥哥姐姐誰是誰都叫不出來，這麼一着，未免教人心裏暗地說他是前世造了孽，今生償還報應。

他十歲生日那天黃昏，門口來了一個化緣的外地和尙。做娘的凡是看到門口來了個乞丐或庵裏的和尙尼姑，總是領他到門口，逢乞丐施兩三毛錢，逢出家人給米給麵粉，握着他兩隻小手讓他自個把錢放在乞丐手心，把米和一小包麵粉放入化緣者的布袋裏，幫着他行善抵前世的罪孽。

滿十歲的孩子，他娘心想該也給他自個兒行小善。於是盛了一口碗白米，要他親自拿到門口給和尙，和他說了老半天話他仍是動也不動，似乎不懂這碗白米做什麼用處。做爹的這些年來脾氣收得再好，一旁看了也禁不住無名火氣，走前去便是兩個響耳光。那口碗掩一邊波浪卡浪地滾動，白米撒了一地。他不覺得疼似的，一點表情也沒有。

「打在兒身上，疼在娘心上，這孩子有來歷啊。」和尙臉上憐惜地搖搖頭說：「孩子，過來，和尙認得你哪！」

奇蹟一般，他竟聽懂和尚的話，硬板板地朝他走過去。做爹娘的心裏窩了十年的辛酸淚，見這情形，那兒忍得住，感激萬分地跟在他腳後走向門口，臉上已是兩行熱淚。

「師父，您請進來坐一會，給我這傻孩子治治病吧！」

「師父，您無論如何要救救他，要救救他啊！」做娘用手按着心口，直疼着那兩掌響亮的耳光。

「我和尙想是和他有約在先，大老遠的從印度佛國赤着兩腳來到您家門口。」

「大師您佛法無邊，看看這孩子，他是前世造了什麼孽啊！」做娘的雙腿一軟，竟在門檻裏跪下來。

「快快起來，否則我和尙不敢留下片刻，我可要走了。」和尙真的後退了幾步，做娘的急急忙忙站起來，但還是十分願意跪下來給和尙磕幾個響頭。

「現在叫什麼名字啊！」和尙憐摸着他小小的腦袋瓜，問他：「幾歲了？」

他歪着頭，兩隻眼睛空洞洞的睜着地板，思索了好久，低低的，咬字含糊地吐了三個字「唐濟民」，把他爹娘聽呆了，這傻孩子大有轉機呢！正喜着，他又張開十指說歲數。

「嗯——，這名字不好，不好！犯了大忌，該用他原來的名字。」和尙施了法術似的，兩手輕輕按在他雙肩上說：「和尙給你取個很有歷史意義的名字，唐僧好不好？」只管問他，不理會他爹娘。

他瞳眸裏呆滯無采的眼神驕地和撥開雲霧見天日般煥然一亮，高興地點點頭。

「十年大夢，今天總算讓和尙叫醒過來了。」和尙滿意地笑了。

「大師，我們該如何報答您大恩呢！這孩子——真教人白操心了十年。」他爹臉上樂開了，又情不自禁滑落兩行淚。

「千萬別這麼說，出家人不敢圖答謝或報恩，也數我和他有今日之緣。有一點我要加以說明的，這孩子長大後可能偏愛佛門，而且，今日起永遠都不許再提起我來會他之事。」

「難道他以後會出家當和尚？」

「無須落髮出家，已是佛門子弟。」

「他日不能論婚娶，養兒育女嗎？」

「他內心有太多難解的疑題，這不是前世造孽，而是前緣未盡心願。」

和尚說完，掉頭就走，步程飛快。走後就沒有再看到和尚出現在鎮上，偶爾到鄰近的佛寺廟上香，都說不會見過這和尚，更不知他往何處去。事情也就這樣過去了，唐僧的幼年也告一段落。

在唐僧記憶爪鬚所及，不會有過金色孩提童趣。

他不喜歡學校，不愛交結朋友，一天難得說上一句話，除了他爹娘，連他哥哥姐姐都受不了他那傳染病似易過給旁人的沉默癖性。唐僧獨處一室，在自己憂鬱的陰影裏長大。

十八歲生日那天，家裏依照慣例給他煮了一大碗麵線蛋湯，他皺着眉頭，儘挑麵線吃，而且吃了兩口就不吃了。家裏。他娘瞧他平日不會這樣，於是背着他說與爹聽。倆老心口上重重的挨了一刀似的，害疼起來，天註定他十八歲是一個轉捩點，阻攔他是沒用的。

午後，他借了他哥哥的釣桿，沿着馬來村的那條小河往上走，約半哩路，到了西山泰人村的泰佛寺後，逢大熱天的，太陽雖漸移漸西，火燙的熱息仍無休止的散佈各處。寺裏的和尚不守在佛寺裏，大大數在寺旁的髮腳亞答屋裏，或打坐或午睡，也有三四個年輕的閒散地坐在梯板上聊天。

他就最近的岸旁芒菓樹下遮蔭，芒菓樹上結了一粒一粒青澀嫩綠的芒菓。

離他五碼遠的右側坐了一個年約六十多歲的老和尚，光着上身，腰間繫了一件長至腳踝的黃僧袍。令人費解的是他竟挑沒有樹蔭的一地鵝卵石盤坐。五月天的午後太陽毒辣辣的熱，他竟不流汗也不扇涼。

唐僧當做沒有看見他坐在那兒似的，儘管忙着上魚餌放魚線，握緊魚桿一端，放鬆旋轉盤，往前一拋，落在河中央。

河床相當深，他心想釣一兩個時辰，把白魚拿回家給他娘燒來，十八歲了，他竟然臨這時刻才想到爲他娘做點令她可能歡顏的小事。

時開和流水一般，在他等候的不知不覺中眼底下流逝，太陽的彩裙開了滿天霞麗。佛寺的大小和尚在寺四周的空地上走動。

魚線放得死死，一點動靜都沒。他禁不住內心的蹣跚，轉動線盤，魚餌早已在水裏泡得灰白。

「年輕人，你在這兒是釣不到白魚的。」盤坐養息的老和尚友善的告訴他，最初他還以爲和尚是泰人。他一面收了魚線，將注意力轉移到和尚身上。

「哦？這河裏不是養了好多又肥又大的白魚，難道你沒聽見？」唐僧自兒也不明白爲什麼會和一個陌生的老和尚攀起話來，彷彿老和尚是頑強的大魚，他防不及，被拉出他的話線。

「的確，這河裏的魚又肥又大，但是你在這兒是釣不到魚的。」

「魚是和尙魚，終日吃素不吃葷？」

「問得有趣，問得有趣。」和尚反而朗爽起來，一點也不生氣。

「也許你一開始噁了咒？」

「我和尙只懂得噁經養性，哪兒會什麼咒語。」

「魚兒不上釣，撒網總可以捕着魚吧！」

「撒網也不管用。」和尚潑他一頭冷水，不像說着玩。」

「真是奇聞，魚兒水中居，釣不着，撈也撈不着。」

「這些魚兒是我和尙養的，四十二年不會一日中斷。」

「難道說四十二年來沒有一個人曾經從這河裏捉過一條魚？」

「有，三十年前或許有。」

「那，這些魚最大的年齡該有三十歲囉！」

「沒有。」

「吃得飽，過得安穩，會活不到三十歲。」

「四時運轉，生老病死，魚也和人一樣避免不了，也因自然的災害死傷。」和事說着，

深深看他一眼。

唐僧不會和他人有過深刻的交談，漸漸的對和尚這番話深感興趣。

「當和尚是不是都講六根清淨，心無雜念。」

「這要靠堅定不移的意志，非常的恆心和信念。」

「如此說，和尚都是超人一等，與衆不同。」

「如何說超人一等，與衆不同，和尚也是血肉之軀。」

「普渡衆生，救人濟世啊！」

「這僅是美麗的幌子，說得切實一點，無非指引人向善，使人人自救而非救人濟世。」

「你這麼說，豈非照鏡子罵和尚，却罵到自身上。」

「是人都會有缺點差錯，更何況和尚是人。不是神佛。」和尚很坦誠地說，接着又問：

「年輕人，你今年幾歲了？」

「滿十八歲。」

「我十八歲那年落髮，二十八歲才除去心裏的情慾。」

「那當中十年你對女人還存有非非之想。」

「情慾是無涯無邊無形無色，它來自四面八方，誘使人的心薄弱動搖，並非如你所說只

限那狹窄的圈子。」

「我不懂。」

「你是涉世不深。」

「出家人不是避世俗，逃現實的嗎？」

「出家人也有入世，接受任何現實挑戰？」

「先從這裏做起。」和尚用左手按在心口上。

「心？」

果，
「所謂人以心爲主，心以空而愈明，亦就是心以空愈靈。佛經上說，種如是因，得如是果，一切唯心造。」

「一切唯心造，所謂善惡也是唯心造嗎？」

「是的，天堂地獄，因人心一念所轉而設，人有善念，即是天堂；人有惡念，便是地獄。」

。

「人生在世，必然和心所念息息相關。」

「心即理，理即天，對心即對於天，人生在世，主要是求其對心而已。」

「對心便是對於天，天又該以何對？」

「爲善即對天，對天而天必相之，悖天而天必殃之。」

「心有天堂地獄，心也有神嗎？」

「人的心就是神，神就心，凡事求無愧於心，即無愧於神，欺心，便是欺神。」

「大師這麼說，佛就是心了。」

「心即佛，佛即心。」

「如果說心是一個無極限的空間，如何才能做到心便是佛門淨地。」

「年輕人，你是當真對我佛感興趣而已還是誠心誠意向佛？」

唐僧被老和尚這突如其來的問題爲之一怔。他和老和尚互相凝視了許久，那眼瞳裏有兩股無比的力量懾住他的心思，導引他朝着那合二爲一的小瞳孔裏滿懷信念地走去。他一點也不存疑着這突然叢生的濃厚信念，瞳孔是一個集搜所有異采的一扇窄門，他儘量收縮自己，摒住呼吸，所有的雜念褪落如一層一層剝除的舊皮，最後僅剩下純淨瘦削的身子，進了窄門，在寂靜的窄長廊道上走着走着。凡塵悄悄地匿失，世俗在他身後叫囂猶如被棄的妒婦以圖獲得他回頭一顧，他曾經一再回顧但此刻他不願爲了那一顧而再度面臨幻滅。他知道只要完成那條又長又窄的路程，就能通過另一出口去接近神秘未測的大無極。當他曉得他快要走入大無極的時候，也許再一段路，也許下一個站點，也許再跨前一步。他有點抑制不住自己，漸漸的起了小小的狂喜。小小的狂喜禁止不住膨脹擴大的弊病，狂喜地朝心窩四方奔馳，千軍萬馬在他體內風迅橫闖，漸而騷擾了他規律的步伐，攪亂他一泓清涼靜止的心思。他感到熱騰的血管急促地跳動，渾身刺癢癢的毛躁不安。一陣狂風在他還未接近窄門的另一出口的時候似猛獸羣一一撲襲向他，將他擊倒，而後將他捲出窄窄長長的廊道，逐出原來的入口。彷彿出了窄門風也驟然靜息。他從高空被拋落，直翻滾了幾十個旋急的大筋斗，掉入一樹結了青芒果的葉縫間，一頭莽撞到靜坐在樹蔭下的某人身上。

唐僧抬頭望了一眼滿樹的青芒果，想着剛才，恍恍惚惚的，好像去了一個地方，快要達到目的地，一轉念間，又還坐在原來的芒果樹下。老和尚仍舊還坐在他右側五碼距離的鵝卵石上。

「佛法重在一個緣字，是可遇而不可強求的。」老和尚帶着凝重的臉色喚緊他。

「我是誠心誠意向大師請教如何將心做到佛門淨地，這不僅僅是興趣而是切身的需要。」

「唐僧不再迴避老和尚嚴肅的眼光。」

「如果你是個人切身的需要，我相信你可以做到，雖然你是那麼年輕，涉世不深，但是你許許多多的過去却是豐富的經驗，是生是死，你已經有過。」老和尚凝重的臉色和天空漸漸變黑的暮色一般，「淨心而心致佛門淨地，先從收心做起，收心必須坐靜室，心已收，必須戒酒寡食以達清心，心已清，除却個人私欲以致養心，心已養，悟至理以求明心，即成佛門淨地。」

「這樣就能得道嗎？」

「年輕人，你瞧瞧這河上邊正好有」根粗壯木幹往下流。如果一根上好的木幹，要保住它堅實完整的身子入海，它必須尋流而行，不碰到兩岸，才不爲人所取，不爲洄流所阻礙，才不會腐敗，而後得以入海，這就能得道。」

「我明白了，謝謝大師一番話，可否請大師法號？」

「和尚沒有法號。」

「我想我會再來找你問佛法。」

「年輕人，我們今天有幸一面之緣，恐怕別無他日。」

「難道大師就要離開泰佛寺，不住這兒了。」

「這裡就是我的佛寺我的住所啊！」老和尚用左手指着自己的心扉。

唐僧大感迷惑，想再問他如何不是泰佛寺裏的和尙，又如何說是養了這河裏的白魚四十二年未曾中斷。

「天色入晚，年輕人，請早回去吧！」老和尚大概猜着他心裏的話，揮手示意他勿再多此一問。

唐僧把心裏的該囑回去，拿起魚桿，未曾釣着白魚，感覺上却暢然歡愉，滿載而歸。

唐僧回到家裡，不再有往昔悶鬱的愁色，每當西天燦爛，夕陽怒放異樣麗彩，他站在屋旁空曠的草地上反反覆覆地想着老和尚的話——我心即是我的佛寺我的住所。

一天，唐僧跑到水泥磚瓦店訂購了五百塊紅磚頭和兩包水泥，他爹娘搞不懂他要做什么，但是又不想阻止他怪誕的行爲，眼睜睜看着他在屋旁空曠草地清除出一方地。

隔天早上，唐僧趁天色未吐魚肚白，打着赤膊，拿起錘子，將沙土拌和半桶水，鏟攪着，然後背着東方砌磚塊。

東方天色漸漸醒亮，他瘦削蒼白的身子毫不覺得勞累。他砌磚的動作很慢，但很用心，彷彿每一塊磚每一寸水泥都要緊緊的牢牢黏吸住。上午過往的鄰人都投以驚異的眼光，以為他在做什麼，那般專心貫注，他瘦小的黑影慢慢的黑而濃現，倒在半砌好的磚牆上，隨着他的動作。

他娘看他忘我地砌磚牆，用神過度的臉色呈現蒼白病弱而他却賣命地工作。

「僧兒，瞧你臉色累成這樣，歇一歇吧！太陽下山後再繼續，時間長得是，何必急於一

時。」

唐僧一句話沒說，忙他樂意忙的，很有規律，不求快速，也不怠慢下來。他一心想在中午以前，或者夕陽西下之前便砌好這堵牆。

他娘喊了他幾次，他看都不看一眼也不應一聲。他和這漸漸堆高的磚牆彷彿成了一體，他非常固執頑強地攪拌泥和着水泥沙土。他把每一塊磚看成他身體的一部份。他要把生命注輸入這磚牆裏，他要這堵牆完完整整的矗立起來。

午飯的時候，他爹站在他背後冷眼看了會，沒說什麼，搖搖頭，走出屋外。

日午的太陽晒得他脊背雙臂疼痛火燙，他看看堆高的西牆和一地凌亂的沙土水泥。他一共砌了四百八十塊磚頭，剩下的二十塊磚頭，他在牆腳五碼距離的正中央鋪砌成方形磚地。

「僧兒，你不吃點飯怎麼行啊！真是連命都不要了，至少也該進屋裡來歇着，喝杯水啊！」

他把地上水泥沙土搬到屋後頭擱着，然後就地打掃西牆四周，收拾乾淨了，滿意地用手摸着一塊一塊緊緊堆砌起的紅磚塊。同身進屋裡的時候，突然目眩頭暈，汗水湧急滴滴下，他娘以為他病着了，忙上前來扶他一把。

「孩子，你看你把自己折磨成這付模樣，何苦哪！」

唐僧閉起眼睛，定定神，沒坐下來。慢慢的扶着桌沿，倒了一杯開水，一口一口飲盡，他娘拿了一塊乾毛巾替他揩着臉上、手背頸項各處濕滴滴的汗水。

「你這樣會病着你曉不曉得，要愛惜自個身子，這麼大個人了，還要讓爹娘操心。」

他接過他娘手上的毛巾，冒出一句話，「別再爲我操心，我曉得我在做什麼，我懂我自己。」

「可是，你趕個大清早的，一直忙到現在，也不喝水也不進食，你到底要什麼？你砌那堵牆，你到底心裏想着什麼，你說說嘛！」他娘說着，又氣又難過，拿不着他要幹什麼，「你爹這會對你完全絕望了，你太傷他的心，他本可以勸你一句，可是他只看你一眼便走開，你到底要我們怎樣你才——你這種太不正常了，我都不曉得該怎麼說。」

「你們不懂我，你們不懂我。」唐僧喃喃自語，深陷的雙眼投他娘一瞥，然後回身入他房裡。

「至少你該吃點飯啊！」

唐僧自從砌了西牆，他每天都盤坐在磚塊地上，朝西牆直視。剛開始他只能持續五六個小時。他仍嫌不夠，他仍覺得未能收心清心養心明心。一個星期緊跟着一個月，漸漸的他能持續上十個小時，從凌晨四時至下午二時。

他的身子已越來越瘦越來越單薄，他一點也不會覺察，他娘每天求神拜佛，偷偷地在他的開水裏撒一點燒灰的神符紙，可是神佛和他爹一樣，早已對他不聞不問，由着他愛怎樣就怎樣。

他娘心裏再也承受不下他這種反常的行爲，好幾次痛下決心，跟他說：「我曉得你想什麼？如果你一心想去當和尚，你說好了，我們不會阻撓你的。」

唐僧兩眼直直地瞪着西牆，沒聽見似的。

「就當我們沒生你這個孩子，但是你總不能這樣折磨自己，會害命的啊！」

唐僧嘆了一聲，回到他房裡去，他娘每次在他快要達成收心的時候出現，她一出現他就無法靜下心來。

有一天他把眼睛閉上，從早上坐到入夜，那一次青芒菓樹下的奇妙感覺再度產生。這次他被導引穿過西牆，朝一個遙遠的不知國度走去，剛開始的前一段路，他不覺得自己用雙腳步行，輕輕的風在他雙足下拂過，柔柔的，涼涼的，中間有一段路比較曲折，他的雙足仍不畏懼一切向前跨步。過了那段路，前頭是一座峭峻高山，筆直地擋住他的去路。他毫不加以考慮，彷彿他早已胸有成竹，於是他一步一步往上爬，銳利的山牆割破他變手，他相信他在接受考驗，一種信念不移的考驗，他不是做給自己看，也沒有人會看到他甚至佩服他，他要以身體的身子和無比的堅強意志來證明給天和地看。

「僧兒，你快下來，你是瘋了不成！」

驚喝的聲音在山脚下朝他呼喊，他不明白他娘怎麼會在這萬分險惡的時刻出現，他沒往下看，他娘仍不停地喊他下來。他不顧一切，奮力往上爬，他心想，一旦攀到山頂，他娘再喊也無法擾亂到他整付心思。他不能慢下來，也許他娘不放心，也跟在後頭爬上來，他不想回頭，他曉得只要完成這一段筆直險惡的路他便可以到達那個夢寐以求的境界。但是他娘，他娘也許跟在後頭，他怎能放心他娘？他娘怎能上來？於是他轉個身俯首往下看，這一鬆手，他又被拋跌下來，跌得很重，很疼，疼得他心口難受，呼吸困難，他用力睜着眼睛，模模

糊糊的，有人在哭，放聲號哭，他想起他娘，不曉得她是不是還安然無恙在山脚下。

「回去……別跟……跟着來，娘……回去……這是一……條艱險……難……難行的路……」

他抬起眼睛，費力地。他看到了他親手砌起的西牆，筆直地矗立。

「你爲什麼——要尋短路，爲什麼？你心理想的，要的，我們都給你辦，都給了你，你到底還要什麼？你到底還想什麼？」他娘跪在他身旁。

「是牆……擋住……我的……我要去一個地方……是一種……一種很大的考……驗……是牆……也是山……很高……很高的山……」

唐僧沒再說話了。

他爹將他埋在西牆的另一邊。不明白他爲什麼不輕鬆簡單的繞過這堵牆而要千辛萬古冒着生命大賭注來攀過去。他爹想他一定是要過來牆的這一邊。

· 咱們的作者 ·

商晚筠帶着小說回來了

潘友來

商晚筠、舒小寒、黃綠綠，三個名字都取得好。我不知你熟悉那一位？但商晚筠就不該陌生的。如果你也曾是以前那本「伴侶」半月刊的讀者，你也一定記得常寫詩的舒小寒。

黃綠綠是商晚筠、舒小寒的原名。

出生吉打州華玲，在家鄉修完小學後，跑到廿多哩的居打覺民中學就讀。商晚筠說：「小黑和蕭雨然都在那裡，高我一年。」

就是從那兒開始——

「那時居林有一間書局，叫着海天書局，是梁園開的……」

「哦梁園。」我不意打斷了她的話。梁園，就是那位幾年前遭人狙擊身亡的作家。至今仍令人不解的一件悲憤事。

「我時常在那兒翻書，梁園看了就問我有沒有寫文章，他鼓勵我寫。」

那時候有一本「伴侶」半月刊，黃綠綠喜歡上了裏面的小詩。在獲得鼓勵後，她也嘗試寫首小詩投去「伴侶」，第一次意外的登了出來，以後寫起勁了，有時也寄些散文，幾乎每投必中。當時用的是舒小寒這筆名。

商晚筠說：「真正寫文章是在高三畢業後。多數在教與學月刊和學生週報發表。」到海外深造以前，她是一位少到可以說沒有作品在本地報章發表的寫作者。問她爲甚麼時，笑笑沒有回答。

她繼續說當初寫散文的情形：「那時也學人交了很多筆友，有的交了幾年久。而且對愛情充滿了幻戀，寫出來的文章盡是感情豐富，飄飄渺渺的那種。其實也受了瓊瑤的影響，她的小說我看了不少。」

她說瓊瑤的小說比較有故事，所以很多人喜歡看。

出國深造之前，很多人都知道寫散文的商晚筠。六年了，梁園，教與學月刊、學生週報都已不見，這其間變動不可說不大。

商晚筠去臺灣和回來，之間長長串了六年，今天改了方向，以寫小說爲主。她回來，也帶回了一本自己的小說結集。不單很多讀者對寫小說的商晚筠感陌生，她也沒想到第一本結集會是小說。她就說了：「寫小說是到了臺灣以後的事。」

「散文全放下了？」

「還有寫。有時還寫點散文和詩。」

說起在臺灣的改變（寫小說的開始）那也是個偶然。這之前她並未立志作個小說家。

「開始可以說是爲了生活要多賺點稿費。他們（台灣）的稿費很高。」

「初初是看到幼獅文藝月刊主辦全國短篇小說大競賽的啓事，說稿酬優厚，我寫了一篇小說寄去，是：木板屋裡的印度人。成績揭曉之前（筆者按：商晚筠結果是以這篇作品得了

優勝獎。」也寫了一篇千把字的散文投到中央日報的文藝副刊，登了出來，竟然拿到一千大元的稿費，約馬幣八十元。覺得很高。」

這聽來令人乍舌。

商晚筠說話不急不快，稍有凝思：「跟着又寫了一篇小說再寄去中央日報，結果分七天連載刊了出來。」

自此，她寫下去，漸漸發覺到自己對小說極有興趣，加上本身修的外國文學，接觸的都是小說，和當地一些刊物相邀寫稿，都給了她莫大的鼓勵。

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七年間是她創作最勤的一年。

「但是，還是少了。在台灣，通常一個青年作家一年可以寫出三本小說，我才一本。」商晚筠說。她是比較重質不重量的寫作者。

如果館保持一年一本，在馬華文壇來說是極豐富了的。

問她比較喜歡寫那一類題材，像白先勇寫台北人，黃春明的鄉土味那種特色。

商晚筠說：「華僑。我比較喜歡寫華僑。」

「有一點，就是在台灣他們對我們（稱華僑）的實際情況認識實在不多。他們以為我們都被統化了的。其實統化的只是一部份如語文等。所以，我寫我們國家的許多題材，他們看了都覺得很新鮮，喜歡看。」

但是，如今回來了呢？全樣題材的小說是否能引起讀者的興趣？我隨口問問。

商晚筠笑了起來。「就是，剛回來時，我不知道要寫甚麼好！」

商晚筠前面提及台灣很多人（包括許許多多的知名作家）對我們實際情況認識的貧乏，使我也想起在幼獅文藝看到的一段文字。那是介紹溫瑞安的詩集「將軍令」中的兩句：「那兒（指馬來西亞）很少人諳中文，更何況寫中文詩。」我想他們是有必要加深對我們的認識的。

話題轉回來，我問商晚筠：「妳寫小說，會不會注重一篇小說的『教育性』或『社會功用』？」

「我比較注重藝術性。我本身是唸外國文學，我發現到有藝術性的創作比較上都能保留長久。」

問她在寫小說時是否能做到把本身拉出小說外，冷靜地以第三者立場來處理一篇小說。她說不能，「但可能寫久一點就能做到。應該是這樣才好。」

提到寫作的環境，她都是挨夜創作的。

「我常咳嗽。」商晚筠說：「一咳就不能睡，乾脆就坐起來寫，一寫寫到天亮，上課時常常打瞌睡。」

而讀者在欣賞一篇作品時，是否有想過作者是花了多少心血去完成一篇創作的嗎？尤其在我們這種寫作者沒有地位的文壇，實在令人嘆息不已。

我們常說本地沒有佳作產生。然而商晚筠在海外冒頭來，奪了幾個大獎的小說，取材都是地道道「本地的」。

顯然，我們缺乏的只是一種「氣候」。

我問商晚筠：「從妳去回（台灣）之間，妳個人覺得馬華文壇有甚麼改變？」
「很大。水準降低。報章的文藝副刊和文藝刊物水準都有降低。而且看得出有的是主動降低水準以迎合讀者的胃口。」

在我國，華文報的文藝副刊一直都在扮演著極重的角色，佔著馬華文壇一席要位。如果因編者喜用某類稿件，作者爲了作品能登報不惜降低本身水準寫出該編者要的東西，這實在是很糟的情形。商晚筠分析道。

「我個人是希望他們採稿的態度開放點。」相信這一點是作爲一個文藝版編輯必備的條件。

雖然馬華文壇已「落得如此地步」，但並不是太悲觀的。商晚筠仍有樂觀的看法。

「能改過來的，只是時間上的問題。我希望能多幾本文藝刊物，有大機構出來支持最好。而且稿費高點，就能刺激寫作者。」

既使多了幾本文藝刊物，但是否會有讀者呢？

商晚筠了提下頭，放低聲音：「的確，我們這兒的讀書風氣不盛。」

這一點，我們不知寄望予誰？尤其我們必須不斷吸收新一代的讀者，文學命脈才得以連續不斷。

談到馬華文壇常常有「逃兵」的事，商晚筠認爲：「少獲鼓勵是一個原因，比較有學問的又改作研究工作，有的工作忙，有的又太失望而放棄，種種都是原因。而且我想，文藝版編者的選稿態度也是一個原因。」

這種種，的確都是在等待改善的。

而且我們更等待馬華文壇出現許多有良心的、忠誠的文藝工作者。這等待會落空嗎？我們不知道。但商晚筠花了長長六年的時間和精神，去唸「不值錢」的外國文學而不後悔，就是我們能期待的其中一個優異的小說作者了。

附商晚筠作品得獎表：

(一) 木板屋的印度人

——台灣全國短篇小說大競寫優勝獎

——一九七七年二月

(二) 君從故鄉來

——台灣聯合報第二屆小說獎佳作

——一九七七年九月

(三) 浮雲散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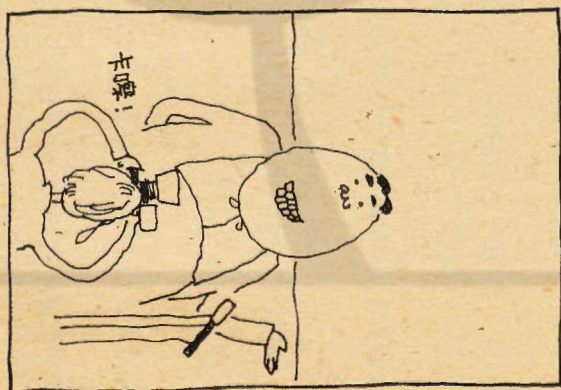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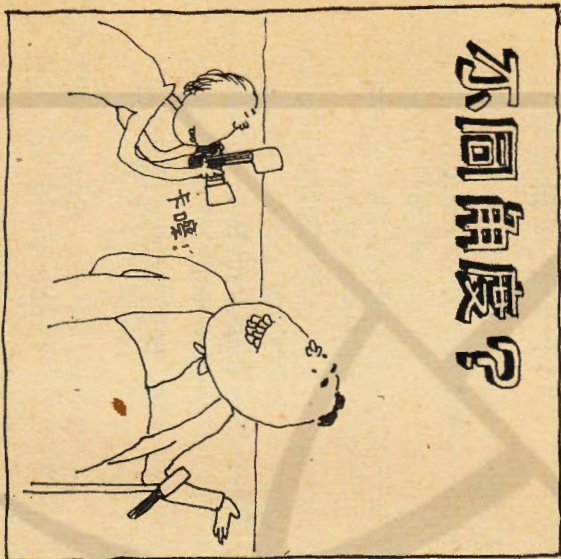
大馬建國日報散文佳作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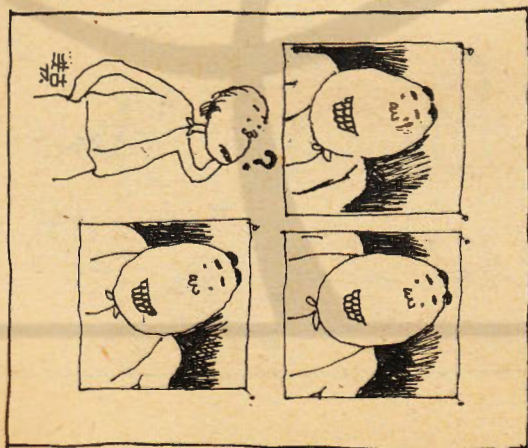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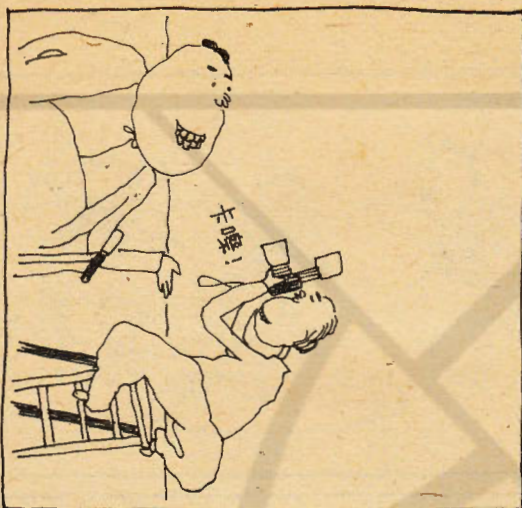
——一九七六年

附商晚筠作品結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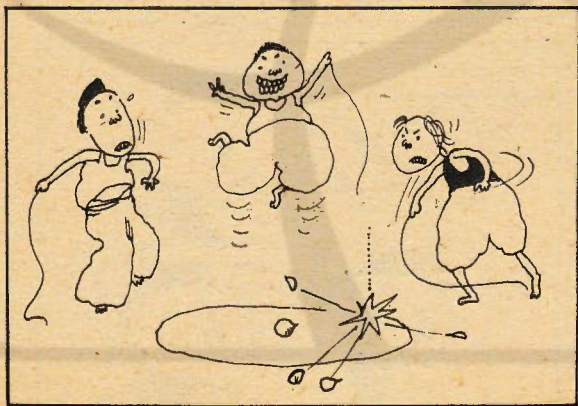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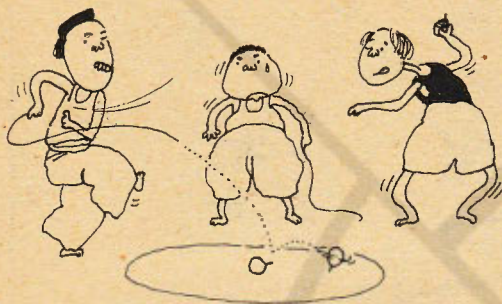
癡女阿蓮（短篇小說集）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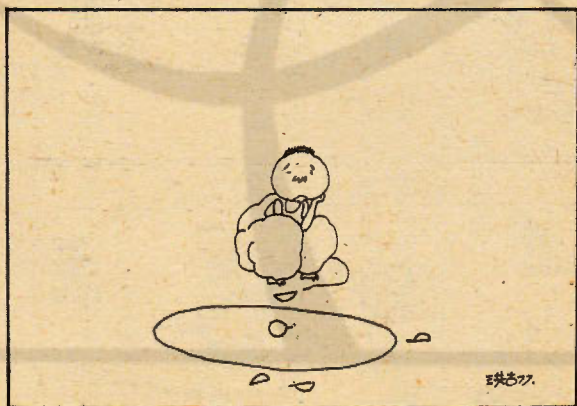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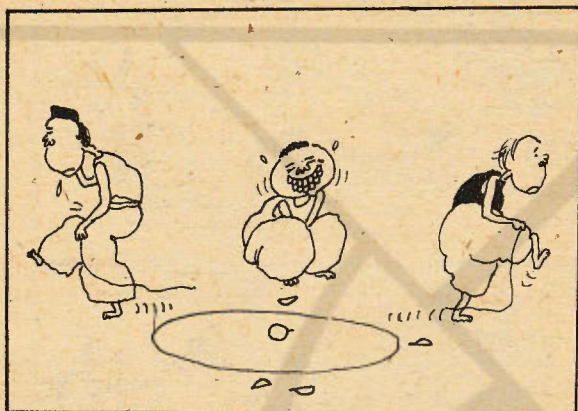
不同角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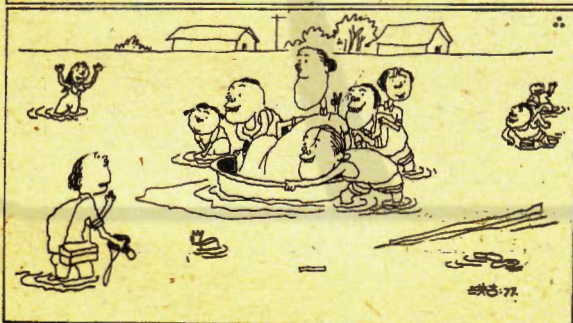


勝利者！





精彩造型



鼓聲

報紙上有一幅廣告的標題這麼說：要數做生意懂得精打細算，莫過于華人。的確，咱們華人聰明的多，傻瓜笨蛋少，所以文藝這門子生意，咱們懂得精打細算的全胞是絕不會幹的。我們搞，正証明我們是傻瓜笨蛋。我們沒有閒錢，只好把生活費先「借」出來出書，等把書給賣出去了，收回錢才「還」。朋友，你相信有得還嗎？所以我們每個星期買萬字票一大元，希望中了錢，多出幾本書。你笑吧！

子凡

元宵夜，遊子閣擠滿了年輕的寫作者。子凡、友來、瀟郁、川草、亦筆、渺華、北雁、風客、林培和、宇川、謝祝南……以及一些記不起的名字。我們歡談着，咀嚼着初識的欣喜，從年輕的笑臉上，我看見了飛揚着的神采，煥發着傲人的青春，這一羣，顯示了他們

的年輕與才情，在文壇上，他們皆不可忽視的後浪！頓時我覺得，我們這幾個「鼓手」並不孤獨，也不寂寞！鼓，還是要擂下去的，長久久久，永不停息。

其實類似的聚會的確是太少了。「鼓手文藝」未創辦之前，每次和子凡、友來等談起中馬的文藝活動，大家都不禁搖頭感嘆。中馬的寫作者不少，却從未碰面聚首，這也等於說，文藝活動在中馬根本是一池死水。

後來，不曉得那來的念頭，心想若能成立一個文藝組織，也許能盡一份推動的力量；對於自己亦是一種激發。當我把這個意思告訴子凡時，剛巧他也有這樣的意念，跟着，遊子閣裏的文友熱烈響應。一九七七年三月六日，我們六人：子凡、友來、川草、康田、瀟郁和我，正式成立「鼓手文藝編委會」，並且馬上議決，在詩人節出版「鼓手文藝」創刊號。

籌備工作隨即展開，子凡、友來和我進行註冊事項，然後擬定出版計劃，發邀稿信，大家分工合作，的確忙過一陣子。

六月間，出版日期迫近，忙得最不可開交的，大概要算友來和子凡兩位老兄了，那晚他倆在遊子閣徹夜不眠的把「鼓手文藝」創刊號編黏好，第二天一早便交上印刷廠付印。

創刊號印出來之後，大部份的推銷、郵寄工作，也落在他們的身上。我本身由於自己的私事以及編務纏身，是出力最少的其中一個，想起來實在慚愧。「鼓手」諸子的落力，以及對文藝的熱誠，令自己無顏以對。「鼓手文藝」創刊出版以後的一段日子，反而是我創作最低潮的時候。因工作關係，不得不接觸一些講求利用價值，重利輕義的娛樂圈人。每日在混沌銅臭的社會中打滾，隨波逐流，對文學、寫作的狂熱及理想，似乎也在昏昏沉沉的日子裏

被殆盡。清醒的時候，想起當初滿懷激情對子凡說過的一句豪言，愈覺汗顏和愧疚。

最近大家又在積極籌備「鼓陣」的出版，當進入緊鑼密鼓的階段，子凡突遭到一個不小的打擊，使他對創作的信念一剎那地崩潰，甚至致函編委會，要求退出「鼓手」。

在電話中和子凡談及此事，他顯得頗為沮喪，我唯有竭力挽留。提起當日的那句「豪言」，我倆都不禁啞然失笑。難道我們都不守自己的諾言了？

召開編委會議時，「鼓手」諸子一致挽留。子凡最後收回了辭職信函，大家才鬆了口氣。

在不屈的意志下，子凡總算沒被折服，他終於再提筆寫詩，祇不過，雜文少寫了。

經過此事後，反而激發了我，不得不要求自己交出一點成績來。我明白，一個作者如果不求超越，不求表現的話，他的起點也將是他

的終點，永遠停滯不前。

日前欣聞沙禽、飄貝零等所創立的「人間詩社」已展開多項活動並出版叢書；又喜見本地碩果僅存的「蕉風月刊」革新出版，頁數增加，內容顯得更為豐富多采。這都是令人感到振奮的。

「鼓陣」同時出版，但願亦能影响刺激到一些久已停筆的作者，重新提筆創作，爲馬華文學盡一份微力。

筆者目前負責主編一本雜誌，在內容上我已盡可能撥出版位容納作者的詩與散文。也許，做得還不是很多，但由於該本雜誌非屬於純文藝刊物，我也僅能負起推動的工作，希望還有多少作用。

我相信，祇要大家肯盡力去推動、去影响，文藝逃兵都將重返陣營；馬華文學在老將和新銳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成就將更臻理想，這

是可以肯定的。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葉嘯

我還記得，去年爲了趕着那一張紙的「鼓手文藝」能在詩人節出版，和子凡接了幾個晚上黏版、設計。弄好那晚，倆人就到新海景去喝了瓶酒，第二天竟輕輕病了。却還是撐着摸（不識路）到印刷廠交稿。印好那個下午，我們幾個鼓手突然慌到呼呼碰撞到處撞在一起（應該是太興奮了）！瀟郁和子凡趕到銀行提款「飛」到印刷廠，他們說：「滿懷滿懷得抱上車，真過癮！」我因上班，整天吊着心在趕工，巴不得趕回去見「鼓手文藝」。還算他們有心，專程送了兩份過來，我那時真的是摸都捨不得摸一下，拿起來也輕突突的，眼光望上去更輕飄飄的，總怕那裏給弄髒或弄皺了「她」。

隔兩天更碰上文壇前輩原上草等人主催的首都寫作人座談會。大伙兒抱了一疊便去兜售，獲得大家支持。「門士月刊」主編羅廣成先生更以四倍的價錢買她一份。而接著文友們的郵購信件天天都有，鼓手們寄得不亦樂乎！這支支「強心劑」，實在難忘，謹此節錄，為念做任何事，都講究力量。而我們的力量——包括財力、人力、甚至心力——顯然的，非常單薄。搞文藝，無非一份「心意」，缺乏真誠，絕難有成績。我們已經有太多「浪得虛名」沒有實際作為的人了，希望鼓手堅定意志，朝目標前進。

無可否認，我們感到非常吃力；然而來自文友、讀者、作者的力量，都支持我們繼續撐下去，不敢說永遠，但能多久決擇多久！

大家都希望看到強大的「鼓陣」，鼓手們都盡力做了，雖然還欠理想，却也不失水平；

詩人溫任平、周喚、沙禽都有猛稿；商晚筠、刃貝、采多、梁紀元、陳蝶也有表現；新秀荒漠、葉瓦、亦筆等都是佼佼者。還有其他作者，不管來稿是不是有被採用的，我們都深心感謝他們精神上和實際行動的支持。謝謝。

「鼓陣」以卅二開單行本和讀者見面，相信讀者高興，編委會更是大喜若狂。這正是循着我們理想發展的第一步。希望「她」在衆多文友的愛護下不斷邁前、改進。只是價格方面相對的提高，又使我有一層隱憂——

去年六月的「鼓手文藝」，接到不少文壇前輩或文友或讀者、作者們的批評指教，我們都衷心感激。不好的我們決改，好的希望做得更好。「鼓陣」推出後，我們更迫切地等待大家的來信提出意見。

我國碩果僅存的定期文藝刊物「蕉風月刊」已於三月號改革。筆者在此祝「她」前程萬

里，辦得更好，發揚光大。

這兩年來馬華文壇漸呈蓬勃氣象。文學獎和文藝出版基金接二連三創設。欣喜之餘，個人對各華團鄉會有點建議：進一步舉創各類文學活動，鼓勵文藝風氣，促進文藝氣候。現有文藝獎及文藝出版基金的對象無疑的都是一些已經有點成就的寫作者。而我們清楚，初起步者更需要適當的栽培和勉勵。我希望國內華團能在這一方面作出貢獻。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五日於遊子閣

潘友來

竹

以詩代心裡的話

或許 它萌芽於貧乏土地
然而 成長的意志

已活躍它的各機能
它將節節迎向藍天

誠然，風暴還是會再來的
而意志的堅定

已堅定它挺立的英姿

它將節節迎向藍天

永遠剛勁且挺立

於你的視線

稿於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一日

蕭郁

祝 福

鼓手蕭郁
沈美鸞

于一九七七年耶誕節結婚

鼓手

• 潘友來
子凡
葉嘯

鼓手文藝2 鼓陣

出版者：鼓手文藝

Penerbit Sastra Drummer
3, Jalan 19/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承印者：馬來亞印務公司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初版：一九七八年 四月廿八日

定價：馬幣二元正

有版權·勿翻印



封面設計：子凡

陣鼓

